

幽柔
麗蜜
葉歐
與



版一渝月三年三卅國民華中
版三滬月一十年七卅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八 弄 一 路 鹿 鉅 海 上
號 五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

所 刷 印
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

書 叢 文 譯
葉 麗 幽 與 歐 蜜 柔

著 亞 比 士 莎
譯 禺 曹

分 五 角 四 元 一 圓 金 價 定

人物

愛嘉璐 (Escalus) 梵羅那城大公

霸禮 (Paris) 青年貴族，大公的親戚

猛泰 (Montague) }
凱布 (Capulet) } 兩個互相仇讎的世家的家長

凱布老人 凱布的叔父

柔蜜歐 (Romeo) 猛泰之子

墨故求 (Mercutio) 大公的親戚，柔蜜歐的朋友

班浮柳 (Benvolio) 猛泰的外甥，柔蜜歐的友人

梯暴 (Tybalt) 凱布夫人的內侄

勞蓮思長老 (Friar Lawrence) 馥蘭溪斯派的僧侶

約翰長老 (Friar John) 同派僧侶

貝兒 (Balthasar) 柔蜜歐的僕人

洒嵩 (Sampson) } 凱布家的僕人
力高 (Gregory) }

比得 (Peter) 幽麗葉奶姆的小廝

阿拉漢 (Abraham) 猛泰的用人

藥劑師

三個樂師

致詞人

霸禮的小僕，另一小僕

一個官吏

猛泰夫人 (Lady Montague) 猛泰之妻

凱布夫人 (Lady Capulet) 凱布之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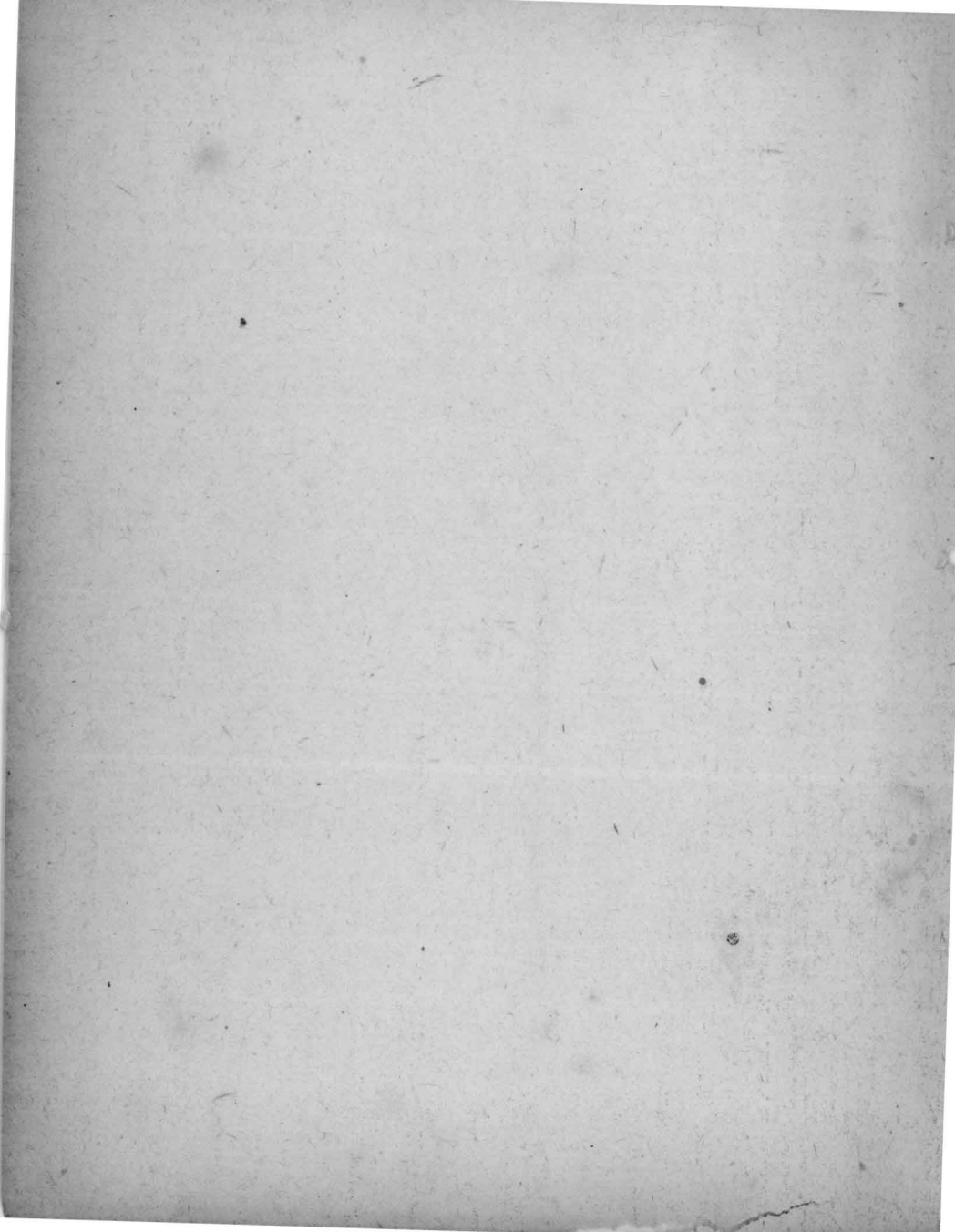
幽麗葉 (Juliet) 凱布之女

奶姆 幽麗葉的奶媽

梵羅那 (Verona) 城的市民們，兩家的男女親屬，帶假面赴跳舞會的人們，衛士們，守夜人和僕役等。

景：大部設在梵羅那城中，只有第五幕在曼陀 (Mantua)。

第一幕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序詩

致詞人上

致詞人

我們的戲發生在梵羅那，一個美麗的城，
講的是兩個聲威相等的世家。

很早他們結下了私怨，如今爆發出新的鬥爭；

私爭的血污了和平的手，爲了兩家互相的殘殺。

上蒼派定：在這一對仇人的懷抱中

降生一對苦命的愛人。

他們悲慘的毀滅和災厄重重，

埋葬他們老人的衝突，也斷送他們的生命。

這故事，這段情死的慘變，

同他們父母如何死了親生的骨肉

才肯把無盡無休的憤怒移換，

是今天台上所看見的悲歡離合，在短短兩點鐘的時候。

這些只要諸位肯耐着性子細聽，

此處說得含混，以後我們總要演得分明。

【致詞人退場。

第一景

梵蘿那城，公共場所。

洒嵩和力高佩甲持劍雄糾糾氣昂昂地走進來。

洒嵩 喂，力高，我就是這一句話，不栽這個跟頭！

力高 自然，我們又不是倒靛蛋，受這種氣？

洒嵩 對，不受氣，惹起我們的火，我們就打。

力高（開玩笑） 噯，要打囉，你有一口氣就把你的脖子伸出來挨！別縮着。

洒嵩 噯，誰要惹起我的火，我可動手動得快。

力高（俏皮） 不過，先生，惹動你老人家的火也不容易。

洒嵩 得了，我一見着猛秦家的狗（指「人」）我就要動氣，我一動氣，就要動手，一動手——

力高（搶接） 你就要動脚！有本事的，你站着，動也不動。我看你呀，不動氣則罷，一動你就抱着腦袋跑了。

洒（語涉雙關）哼，猛秦家裏出個甚麼都叫我氣得硬起來。男的女的，只要是猛秦家裏的，我一概推到牆，玩了他們！

力別吹，頂沒出息的才要靠牆。

洒是啊，女人們洩氣，總得叫人逼得靠了牆。所以我就把猛秦家裏的男人拉出來幹，把猛秦家的女人推進去玩。

力算了，有仇的是我們兩家的老爺跟我們下人們。

洒（一半玩笑，一半洶洶）我一律看待。我是暴君！跟男人們動完了手，我還要跟女人們兇一下，我要幹掉她們的「腦袋」。

力（嚇着）幹掉她們的「腦袋」。

洒（雲雲眼）嗯，幹掉，這「幹」字你怎麼講都成。

力（笑嘻嘻）人家知道怎麼講，她們會嚐出味來的。

洒（大笑）我一硬起來，她們就嚐出味來了。我這塊肉，哼，還挺出名呢。

力幸而你不是條魚，哼，要真是，這準是條糟魚。（瞥見）「操」（「拿出」的意思）

傢伙！猛秦家裏來了人了，兩個！

酒（不在意下，抽出劍來）小子，硬傢伙拿出來了。來，「雄」他（「尋釁」之意）我幫你，在你後頭。

力（懂得）在我後頭幹什麼？好跑啊？

酒你放心吧。

力不，我就是放你不下。

酒喂，我們得先佔了理，讓他們先動手。

力那麼我去，我對他們繃着眉頭瞪眼，瞧瞧他們怎麼辦？

酒（改正）瞧瞧他們怎麼敢！對了，你繃眉頭，我咬大姆指。（得意）他們要是受下去，那就算在爺兒們手裏栽了。

〔阿拉漢和貝兒，一對秦家裏的下人走進。力高和酒嵩從他們身邊擦過。〕

阿拉漢 喂，哥兒們，你對我們咬你大姆指麼？

酒（點點頭）我是咬我的大姆指，哥兒們。

阿 (看出苗頭) 喂，先生，我問你是不是對我們咬大姆指？

酒 (回頭，低聲) 我要說了「是」，我們還有理不？

力 (連忙) 沒理。

酒 (轉身，大聲) 不，先生，我並不是咬大姆指，先生。

力 (找碴兒，向前) 怎麼，你要打架，是麼？先生？

阿 打？先生，我不，先生。

酒 (激將) 想打，先生，像你這樣的，我還能對付。我們凱布家並不比猛泰家差。

阿 (忍不住) 不差，也強不了。

酒 (正不知若何回答) 那麼，先生——

力 (慫恿) 「說強」！瞧，我們凱布家又來了人。

酒 (立刻) 強，小子，強！強！強！

阿 你放屁！

酒 (抽出劍) 你們有種的，殺！(回望) 力高，別忘你吃奶的那兩手。

〔他們忽然就兇狠地鬥起來。這時班浮柳，猛泰的外甥，一個溫和知事的青年人，看見情形，立刻也抽出劍來。〕

班浮柳 分開，你們這些混蟲！放下劍，你們不知道自己做些甚麼。（就夾在當中，想把他們的武器打落。）

〔正鬧得不得開交，梯暴凱布夫人的內侄，一個秉性如火的青年，也趕到，他一眼望見班浮柳。〕

梯暴 （大吼）甚麼，（對班浮柳）你也夾在當中跟這批沒心沒肺的禽獸打起來？（抽出

劍，對班）班浮柳，回過頭來，送你見閻王！

班 （一面打，一面解釋）我是說和的，放下劍，要不，幫我一塊打開他們。

梯 （暴怒）甚麼，傢伙都拿出來了，還說「和」？我不愛聽「和」這個字。我恨地獄，恨所有猛泰家裏的，恨你！招傢伙，你這胆小的東西。

〔他們也廝殺起來了。〕

〔兩家大戶都來了些人，參加混戰，眼看着越殺越兇，於是惹起城中愛和平的市民持

槍執捧出來干涉。市民們跑進來。

市民們（喊成一片）棍子，棒子，刀槍劍戟矛！有甚麼拿什麼，打呀，打呀，把他們打倒，打倒。打倒凱布家裏的人，打倒猛泰家裏的人。

〔這時凱布——凱布家的主人——聞聲追縱而至，也沒顧得把衣服穿好，就和凱布夫人一同趕來。〕

凱布 這是甚麼聲音？（看見情景，就不由心頭火起）喝，快把我的長刀拿來。

凱布夫人（攔住他）拿刀？你拿拐棍吧。拿拐棍吧，老太爺。

凱布（堅決）我要刀，我要刀！（瞥見對面仇人也氣憤憤地跑來，益怒）你看，猛泰那個老傢伙也來了。簡直沒有把我放在眼裏，他也要起刀片子來了。

〔猛泰和猛泰夫人，一個奔前一個追後趕入。〕

猛泰（暴躁）這個老不死的凱布！（對其妻）別拉住我，讓我去。

猛泰夫人（不放手）我不許你去，你去跟仇人拚命，你動一步也不成。

〔三聲號響，大家回首，梵蘿那城大公與其隨從步入。〕

大公（赫然震怒）

這批不聽說的反叛，和平的仇人！

天天耍槍弄刀，連隣居的血都要喝的東西。

（對隨從）他們到底聽不聽話？

（轉身）甚麼？喝，你們！

你們這些禽獸，

你們只知道流血，

流血來滿足自己惡毒的仇恨。

放下那刀，劍，這些瘋狂的武器，

放下，放在地上，靜靜地聽你們動了氣的君主來判決。

三次了，三次流血的爭鬥，

只是爲輕輕的一句話，

你們，凱布跟猛泰，

就三次攪亂了城裏的安靜。

叫梵蘿那居住的老市民

也丟下莊嚴和平的拐棍，

拿起戈矛，日久不用生了鏽的戈矛，
來分解你們日久天長生了鏽的仇恨。

如果你們再要攪亂城裏的和平，

你們的命就拿來賠償！

目前，這一次，其餘的都可以走開，

你，凱布跟着我去，

你，猛泰，下午到我那裏來，

到浮力城，法庭，靜候我的處分。

我再說一遍，趕快散開，

除了那再也不想活命的人。

〔全體凜然，大公與其隨從等下，後隨凱布，凱布夫人，佛翠，市民和僕人等。〕

猛
(冷靜下來)

這多年的仇恨是哪個又重新煽起來？

你說，我的外甥，剛打時，你不在場？

班
我沒有到，你仇家的下人已經跟你家的鬥起來。

我拔劍分開他們，正在想。

誰知悌暴一陣風就到了場。

他拿出劍一面對我叫喊，

一面在頭上前後亂砍。

刷刷的劍響，風都對他笑，

傷不了人，就聽他叫。

我們一來一往，

人們也就一堆一堆地來，

一個禍害打一個禍害，

一直打到大公趕來，

才把大家分開。

猛泰夫人

哦，柔蜜歐到哪裏去了？你今天看見了他麼？

倒是萬幸，這場上他不在。

班
(溫和)

舅母，當着東方的太陽還沒有從黃金的窗子探出頭來，

我心思不甯，很早地出門散步在郊外。

在城西楓樹的林子裏，就看見柔蜜歐我那表弟

也早早一個人在徘徊。

我向他走去，他一覺出，就連忙

偷偷走進了樹林子裏。

我拿我的心情來揣測他的心：

甘願寂寞的準是心裏藏着事情，

我就順着自己的心境走開，

沒有去追問他的心境。

猛
是啊，多少天早晨

就有人看見他在那裏發悶。

淚水比露水還多，

一聲一聲的長嘆，真是烏雲之外，又添上了烏雲。

當着快樂的陽光剛剛

撩起黑暗的幔帳，

我的兒子就抱着滿心的憂愁，趕緊躲開，

回家鎖起了門，關上了窗，把光明攔在牆外，

故意造成漆黑的夜晚，

藏在房裏，不知寫些甚麼文章。

這種心病真會惹出

甚麼嚴重的下文，

除非有人善爲開引，

說出了造成這心病的原因。

班 舅舅，您知道爲甚麼？

猛 我不知道，也打聽不出來。

班 您沒用甚麼方法

不斷地追他？

猛 唔，我自己之外

已經請了不少的朋友

來問他了。

不過提到他的情感他只肯

和自己商量。

真的他不知有多少祕密不肯講，
叫誰也猜不出他肚子裏

是一篇甚麼賬。

瞎，花兒還沒有開，

蟲兒隱隱已經在心兒上咬，

怕不等肥肥的葉子迎着風擺，

他就暗暗地死掉。

只要我們知道從哪兒

招來這場憂悶，

我們一定設法治好這心病。

班
(望見)

看，他從那兒來了。

走開，您二位先請走開，

他也許對我一字不提，

可也許對我完全講個明白。

猛 只要這樣，夫人，我們先走吧，

我盼望你能聽見他的真心話。

〔猛與其夫人下。〕

班 早啊，表弟。

柔蜜歐 （在夢裏）

哦，天色還這樣早麼？

班 剛剛打過九點。

柔 哦，真的，痛苦的時候就覺得這樣長啊。

（忽然）那忙忙走開的是不是我的父親？

班 是的。有甚麼事不快活使得柔蜜歐的時候就覺得長呢？

柔 就因為沒有那一點點；

有了那一點點，日子就覺得短了。

班 那麼說正在愛情裏面了？

柔 不，出來了。

班 (關切)

失了戀？

柔 (懊喪)

失了歡心，失了我所愛的，她的歡心。

班 咳，可怕呀，原來那愛情看起來這樣溫柔

想不到鬧起來就這樣兇狠。

柔 咳，是啊，就是這愛情，

明明蒙蓋上眼睛，

可不用眼，

也會找到它的心。

——（驀然）我們到哪裏

去吃飯去？——（痛苦）哦，天哪！

——（找話談）

此地又打了架了吧？

可你不用告訴我，我都聽見了。

此地多的是恨，而更多的是愛。

哦，愛裏爆出戰爭的煙火，

恨裏又有柔輓的溫存，

又是重，又是輕，

莊嚴裏却聽見輕浮的笑聲，

從一片空虛忽然出來一片天地，

烏煙瘴氣的，仔細看又有些光明。

羽毛忽然像鉛鉄那樣重，

黑煙發亮，火焰如冰，

健康就是病。

明明是睡又在醒，

說它是甚麼，它就不是甚麼。

我就感到這樣的愛情，

我又不愛這樣的愛情。

（突兀）你要笑吧？

班
（同情）

不，表弟，我想哭。

柔
好心人，你爲甚麼？

班
（緩緩）

爲着看你苦。

柔
咳，愛情就這樣惹人，

我一個人心裏夠苦，

你煽了一下，

又添上你心裏爲我的痛楚。

我知道你對我的關懷，

却這樣更加深我心上的悲哀。

咳，愛是一團煙，

嘆幾口氣，火苗衝天，

煙燒燼了，就化成愛人

眼裏那點火焰。

煩惱了，又變成海，

愛人的淚就是汪洋一片。

這是再清醒沒有的瘋顛，

是甜沁沁的蜜，

是苦死人的黃連！

再見吧，我的表哥。

〔就要走開。〕

班 等等，我跟你走，你要是不理，

你就對不起我。

柔 我？我早就丟了，我不在這兒，

跟你說話的不是柔蜜歐。

他飛了，飛到別的地方去了。

班 你冷靜一點，

告訴我你愛的究竟是誰？

柔 你以為我會哭着告訴你嗎？

班 哭？那你倒也不必，你只要

先冷冷靜靜地告訴是誰？

柔 冷靜？你叫一個快死的人

也冷冷靜靜地寫他的遺囑麼？

你這個字眼用在這麼一個

病人身上（指自己）是多麼狠。

不過，你要我冷靜講，我是愛一個女人。

班 哈，你看我這一箭射得多準。

柔 （歡喜）

你射得太準了！我所愛的

是人間最美的美人。

班 這樣美麗的箭靶

你就更不會錯過。

柔 （沮喪）

不，這一下你恰恰猜錯。

愛情的箭射不中她的心，

她有神仙一樣的聰明。

她把貞潔當做盔甲，

愛情的小弓損傷不了她一絲毫髮。

她不愛甜言蜜語的圍攻，

也不怕眉眼的利箭，

黃金誘惑了多少聖賢，

她看都不看一眼

她的美呀，比世界還要富，

可惜有一天她死了，

再富的美麗也隨着入土。

那麼她起誓一生不嫁人了，

柔 是啊，這樣的吝嗇

不是天大的浪費？

美麗遇見了她的嚴刻，

連子孫也跟着毀。

她太美了，又看得太透，

看透了她是太美，

空空絕了我的望，她也得不着安慰。

她起了誓，誰也不去愛，

爲着這個，我活着死，

死了活，告訴你這件禍害。

班

(斷然)

聽我的話，以後不要再想她。

柔 那你先要教我如何忘記去想。

班 很簡單，把你的眼睛睜開，

看看其他的美人。

柔 這只能叫我更想起

她是真好。

跟你說吧，

幸福的面罩

親着小姐們的眉毛，

牠黑，可叫人更想下面

蓋着的珍寶。

再告訴你，瞎了眼的忘不了

見過的光明，

你指出那最美的

不過叫我追念

比那最美還美的人更深。

算了吧，你再也不能教我忘記，

班，我不信，死也得叫你信服我這個主意。

〔班邊說邊隨柔下。〕

第二景

枕蘿那——街上。

凱布，霸禮，一個風儀翩翩的青年貴族，和僕人上。

凱 但是猛泰還不是跟我一樣，

再出了事也要處分，

其實我跟他已經年老，

相安無事倒也能混。

霸禮

兩位都是體面，有地位的人，

不幸你們意見這樣深。

哦，正經話，您覺得怎麼樣，

我同令媛的婚姻？

凱 還是那句說過的話，

我的女兒還小，

十四都沒有到，

再過兩個夏天再談吧，

那時也不算太晚。

霸
(固執)

比令媛還小的

女孩都當了母親了。

凱
生育這樣早總是太快地死掉。

從前我的子女很多，如今只剩下一個，

這個女兒是我惟一的希望也是快樂。

好啦，溫和的霸禮，常去找她，先得她的心，

我就是許可，還得要她的答應。

如果她點了頭，我也決不說否。

——今晚又是我家請酒，

在座都是我所愛的朋友，
你自然也來，更歡迎你，
在寒舍瞻仰多少

天上的星光降在地上行走。

哈，年青人要多多享受四月天，

冬天是糰子，四月是又跳又叫的神仙。

糰子趕走了，四月跳得才巧，

今晚在一堆鮮花裏

你嚐嚐四月的美好。

來吧，你就都瞧瞧，

哪位姑娘真好

你無妨愛上哪個。

我的女兒只能充數，

並說不上中人意的儀表。

來吧，（拉着霸禮）跟我來！

（對僕人拿出一張請帖）

去，快去，把全城跑到，

請帖裏寫着的客人都要請着，

告訴他們，「請早！請早！」

說一切都爲他們設好。

（凱布興致很高和霸禮同下。）

僕人（拿着那張請帖，無法處置）

把請帖上寫着的客人都要請到。

這上面寫着甚麼呢？（窮開心）

哦，上寫着「鞋匠請你來耍又，

裁縫請你來喂馬，

小姐請你趕快來宰豬，

老爺請你來坐蠟！」

一句話，他認識我，我不認識他。

天爺爺，我真急得要發痧啦，

我得就找一個認字的去。

〔班浮柳與柔蜜歐上。〕

班 喂，表弟，火能攻火，

痛也能止痛，

這麼轉暈了，那麼轉

就會清醒。

憂愁很了再加點痛苦

反爾會見輕。

你不如把你的眼再染上病，

新病來了，舊毒自然會乾淨。

柔 治病可需要車前草？

班 (不懂)

治什麼病？

柔 (故意無中生有)

比心病輕的，你的腿病，你的腿不是斷了？

班 誰說我腿斷了？你瘋了？

柔 沒有瘋，可比瘋還要糟。

關我在獄裏，餓我，打我，磨我，並且——

(忽見僕人) 咦，你好哇，小夥子？

僕人 好，好——(舉出請帖) 先生你認得出麼？

柔 認得出，認得我的命總是不幸。

僕 哦，你學得算命啊，不過我請教，你見了字，認得不認得？

柔 認得，可得要你先從字母教起。

僕 咦，我倒遇見一個老實人，少陪了，先生。(欲走)

柔 回來，回來，我認得字。

〔接過請帖讀。〕

「馬丁先生，夫人跟小姐，安塞公爵和他的美麗的妹妹們，維楚太太，普臘先生跟他可愛
的姪小姐們；墨故求和他的弟弟范蘭丁，叔父凱布夫人，太太和小姐們，我可愛的姪女若
瑟林，莉歲，萬賴跟他的令弟佛羅，魯翹和活潑的海倫。」

請的客人好漂亮啊。（還給他請帖）你請他們到哪裏去？

僕 到上——

柔 （插嘴）哪兒？

僕 吃晚飯，到我們家裏。

柔 誰的家？

僕 我們老爺的家。

柔 噢，我倒忘了早問你。

柔 不用問，我先告訴你。我們老爺是那頂有名的老凱布，只要你不是猛泰家裏的就請

今兒晚上到我們那兒喝杯酒，再見哪。

〔走下。〕

斑 就在凱布家中這次的晚宴，

你所愛的若瑟林也會出現，

那裏有的是城裏的美人，

到那裏去，不過眼睛不要偏見。

去，你只隨我的手多望幾下，

你的天鵝就變成了烏鴉。

柔 我的眼供着了神，

心中再不會有一絲不敬，

讓眼淚成火，火把我的眼睛燒瞎，

如果我有一天會說出這樣的假話，

比我的愛還美？哼，誰信？

開天闢地，太陽就沒照過有她一半的美麗的人。

班 算了，你見她美的時候，

沒有人跟她比較，

左眼說「不差」，

右眼自然也說「好」。

今晚再用

你這付水晶的天秤，

這面我爲你嵌上，

宴會裏最出色的小姐，

那面再放進去你的美人。

現在你還說她最好，

那時你自己就覺得不成。

柔 好，跟你去，可不是相信了你的話，

我誇下了口，只有她的光彩才真，別人的都假。

（二人同下。）

第三景

凱布家室內。

凱布夫人和奶姆上。

凱布夫人

奶媽，我的女兒呢？她在哪兒？叫她來。

奶姆

（絮絮叨叨）

是啊，我敢對你發誓，已經叫她了，——怎麼，我的小小羊，喂，小姐，我的小小鳥，天哪，這孩子到哪兒去了？喂，幽麗葉。

（幽麗葉上。）

幽麗葉

是誰，誰在叫我？

奶姆

太太，你的母親。

幽媽，我來了，您有事麼？

凱布夫人（點頭）

嗯，是這樣，——奶媽，你先出去一會，我們母女倆個要談談——

不，你還是回來。想起來你來聽聽也好。（望奶媽）你知道我的女兒也到了年紀。

奶媽（利嘴快舌）

她有多少天，多少點鐘我都說得出。

凱布夫人（記不清楚）

她不滿十四歲吧？

奶 我敢拿我十四顆牙打賭，——可說來造孽，我嘴裏就剩下四顆了！——她沒有到十四歲。現在離着進八月還有幾天？

凱布夫人 也不過兩個禮拜零個一兩天。

奶 愛零幾天都成，反正一進八月，第一天的夜晚，她就整整十四幾。蘇珊我那女兒，

她們倆個——（忽念女兒已死）上帝保佑吧！——不是同歲麼？咳，現在蘇珊昇了

天了，（唉聲嘆氣）我沒有福氣有這麼一個好女兒。——（又高起興）是啊！我就

是說啊，到了八月一號夜裏，她就是足足滿了十四歲，一定的，沒有錯，我記得才清楚呢。（談上了道）自從那次大地震到現在就有十一年了，那時候她正斷奶，——（突出一句）哎呀，我也忘不了——怪，徧徧單檢地震那一天斷奶，我呀，剛剛把我那奶頭上擦上苦苦的艾草面兒，在靠牆鴿籠下面坐着晒太陽。（又想起一件事）那時老爺跟太太正在曼陀沒回來呢，您看（得意）我有點記性吧。我不說麼，她一嚐着我奶頭上那苦苦的艾草面兒，（笑指幽靈葉）這個小傻子頭啊！就哇哇地鬧起來，發了脾氣，就再也不要奶子了，可是說着說着，就嘩啦，嘩啦，鴿子籠就一個勁兒地搖起來了，我心想這一下子小命完了，再也用不着受罪了。（忽轉）是啊，自從那天起，就糊裏糊塗過了十一年。對啦，斷奶那天她就會站着，不，都跑了，東歪西倒的一會兒都不消停。可不是，斷奶頭一天還摔了一交，把眉毛（指着）這兒都摔破了，那時我的老頭子——（想起他已死）上帝保佑他，那才是好人呢！——他就抱起孩子，他還說：「噫呀，狗吃屎，摔着臉啦，不哭，不哭，再大一點，該兩脚朝天仰着摔了。幽麗，你是不是？」（對凱布夫人，非常認真）你看可怪，

一聽這話，這小可憐立刻沒哭，還答應一聲「是」呢。你看這笑話不是越過越真嘍？真是的，叫我再活一千年我也忘不了，（昵視幽麗葉）問她「是不是，幽麗？」

凱布夫人（煩厭）

，這個小傻瓜頭說不哭就不哭，還答應一聲「是」呢。

夠了，別說了，夠了，請你別往下說下去了。

太太的吩咐）哎呀，那傷可摔得利害，在額頭上足足有小雞那個「蛋」兒（「宰九」之意）那麼大，哭啊，哭的好傷心，我那老頭子就說「噫，撲在地上摔了個跤，再大一點就該雙腳朝天仰着摔了，是不是，幽麗？」她立刻停嘴不哭，還說聲「是」呢。

幽 求求您，您停住嘴，別說吧，奶媽。

奶 好，不說，不說，只求上帝日裏夜裏總是保佑你。我奶過的孩子數你好看，只盼我能活到眼看着你有了姑爺，我就死也甘心了。

凱布夫人（才露出笑容）

對了，姑爺，咳，這就談到題目上來了。幽麗葉，你說，給你找個好姑爺，你覺得好不好？

幽
(嫵靜而天真)

這種光榮我夢都沒有夢過呢。

奶
(得意)

「光榮」！這兩個字用得真好啊。要不是就我這一個奶媽把你喂大，我準得說你這聰明是吃了我的奶才有的。

凱布夫人

好了，現在想想結婚這件大事吧，在梵羅那我們這城裏，有身份的人家，比你年紀還青的小姐早就做了母親了。我在你這麼大，不就生下了你了麼？所以我說——咳，就痛痛快快講了吧，霸禮，就是那個頂漂亮的霸禮現在要求你做他的新人呢。

奶
(立刻)

哎呀，小姐，這才是個漂亮人呢，真是呀，要多好有多好。——像蠟做的那麼沒挑

別，簡直找不出第二個呀。

凱布夫人（推崇）

這真是梵蘿那的夏天開不出的花。

奶 可不是，真是一朵花！是朵花呀，一點不假！

凱布夫人

你心下怎麼樣？可喜歡？今晚筵席上就會看見。

先把他的臉當做一本書唸，你會找出多少愉快多少美，

每一條紋路，每一根線

露出多少春天的明媚。

他臉上的文章如若看不清爽，

那一定在他眼神裏寫得明朗。

這本書雖好，可還缺少一個書套。

叫他更美，還得愛裝進他的懷抱。

魚活在海裏，鳥兒在巢，

優美的內容就該嫁給優美的外表。

在年少人的眼裏，這本書是黃金一樣的貴重。

你就分享他的一切，

一切他的光榮。嫁了他，

你的福氣只有增加，再不會差。

奶 差，才不，我怕早晚要大，

女人總跟着男人們發。

凱布夫人

說爽快，你能喜歡霸禮麼？

幽 我先試着去看，如果看一下，

也能動人的情感。

不過我怕，我的眼神是隻怕看人的箭，

母親許我射得多遠我就射多遠。

〔一僕上。〕

僕人 夫人，客都到齊了，晚飯也預備好。大人請您就去，小姐也有人等。廚房裏人又在吵架，甚麼事都亂糟糟，小的還要出去侍候，就請夫人小姐立刻出去吧。

凱布夫人

好，我們就去。

〔僕人下。〕

幽麗葉，（笑着）你看霸禮已經來到。

奶 （高興）

快去找，孩子，這一下快樂的

夜晚跟着快樂的白天跑。

〔同下。〕

第四景

梵蘿那——街上。

柔蜜歐，墨故求，班浮柳，五六個戴假面具的公子哥兒，執火把的人等上。

柔 就用方才那段話藉口好進門呢，

還是一句話不說進去呢？

班 現在早不實行說費話，

我們用不着裝着愛神，

帶着彎弓，遮着圍巾，

粗聲粗氣，嚇着小姐們。

也無須暗詞道歉，好進門。

他們愛怎麼看就怎麼看，

我們跳夠了就算。

柔 給我火炬吧，

我現在沒有心思跳舞，

這眼前只有黑暗，

讓青光也照照我行路。

墨故求

不，柔密歐，我們一定要你跳舞。

柔 不，飛上天的，你的脚跟自然輕巧。

埋進土的，我的命跟怎麼能跑？

墨
(椰 椰)

你現在是情人哪，

靠着愛神的翅膀你不就飛上青天？

柔 不，我是受了傷的，

中了愛神的箭。

愛情網我網得緊，

再也跳不出煩惱，

太沉重了，

愛早把我壓倒。

墨
我怕不是愛情累贅你，

是你累贅了愛情，

愛是多麼溫柔嬌小。

柔
愛真是溫柔的麼？

不，愛太粗糙，太急燥，又太吵，

（嘆氣）她滿身都是刺啊。

墨
（生氣勃勃）

如果愛對你粗野，

你也該對愛粗野，

愛刺了你，你爲甚麼不去刺她，

那你不就一拳把她治好——給我一個面具！

〔拿起面具，端相一下。〕

啊，這鬼臉！

〔戴上面具。〕

真是鬼臉上面加上鬼臉！

我才不在乎人來議論我這醜相，

你看我一說，（指着面具）牠倒臉紅啦。

班
別說啦，敲門進去吧，

進了門，誰都要跳舞啦。

柔
還是給我火把，

讓心地輕鬆的在地毯上舞得窈窕，

我情願舉着燈光在一旁瞧瞧。

因為現在我懂了一句老年人的話，

「不錯！孩子們，玩得真好，可惜我已經太老。」

墨
(故意大驚小怪)

哎呀，老人家可容易捧交，

讓我快快把您扶抱，

我看您，實在是——

對不起——被愛情迷得東歪西倒。

走吧，我看我們點太陽呢。

柔
怎麼？

墨
我說這麼就誤，

簡直是糟踏我們的火，

不是白天點燈，糟蹋太陽麼？

相信我們的話吧，沒有錯，

我們說對的，一定想過又想過。

柔
到跳舞會是沒有甚麼，不過總是不大好。

墨 爲甚麼？我到要問一問。

柔 我方才做了一個夢。

墨 咦，我也做了。

柔 你做甚麼？

墨 (俏皮)

做夢的就會做夢，沒有真話。

柔 不過在床上睡着了，

做起夢來，有時會真呢。

墨 (觸動靈感)

啊，那麼馬太婆一定是跟上你了！

馬太婆是神仙們的接生婆，她來了，

坐着的馬車也不過像戒指上寶石那麼點大，

一隊螞蟻大的小馬

拖着她從凡人的鼻子頭上過。

一條一條車輪上的輻棍是蜘蛛的腿，

車篷都是蚱蜢的翅膀做。

拉馬的繩用的是頂細的蛛絲網，

馬的套圈像水樣的月光那麼柔和。

馬鞭看起來是秋天蟋蟀的骨頭，

鞭絲細得像紗，是透明的亮膜。

趕車的是隻灰蚊子，才小呢，

比懶婆娘指縫裏挑出來的小虫兒還不若。

車身這麼大（手勢）！空空的样子一樣，

是幾萬年前松鼠做出來的活。

就這樣，她一夜一夜不停地奔跑，

到了情人的腦子裏，

情人就夢見他的親親好好；

到了朝臣的雙膝，

他就夢見灣身行禮；

飛過律師的手指，

就夢着拿打官司人的錢出氣。

飛上小姐們紅紅的嘴唇，

她就夢見了香香吻吻；

可馬太婆要在小姐的唇角撒上水泡，

因為她不愛看小姐們吃着糖，還呼呼地睡覺。

是啊，她飛過官兒們的鼻樑，

他會夢見了肥缺。

把豬尾巴擺擺牧師的鼻尖，

他就夢見又有人來送錢。

馬車趕過當兵的脖頸，

他就夢着衝鋒陷陣，西班牙的鋼鋒，

一杯又一杯地慶祝旗開得勝。

可是耳旁忽然轟隆隆，金鼓雷鳴，

他跳起來，他醒了，空空地吓了一跳，

就狠狠地禱告了兩句，

又躺下閉上眼睛。

就是這個馬太婆！

她半夜裏沒事兒，

把馬鬃編成長辮子兒；

就是她！鬧神鬧鬼，

把醜女人的頭髮團成圓餅子兒。

也就是她，當着大姑娘朝天仰在床上，

就要壓在她們身上，
叫她們嚐嚐，先學一點名堂，
再也不怕重量。

也就是她——

柔
夠了夠了，墨故求，夠了，

你就說了一大堆廢話。

墨
誰說不是？

我說的是夢囈。

夢是閒人們的玩意兒，

一團空空的幻想。

像空氣一樣虛無飄渺，

比風還要輕薄浮燥，

方才他還愛着北方冰雪的胸，

一會兒生了氣，

鼓起嘴就投到南邊露水的懷裏。

班 你說的這一陣風都把我們吹得要變主意了。

人家晚飯就要吃完，

我們再不去，就會太晚。

柔 我怕還是太早，不該去呢。

我心裏總是不自在，

今晚歡樂的結果料不定就壞。

也許這段懨氣的生命輕輕地送了呢。

嘻，不管！上帝做了我的主宰，

隨他降給我福還是降給我災。

班 喂，去吧，朋友們。

打起鼓來！

〔歡樂的鼓聲送了他們下場。〕

第五景

凱布邸中大廳。

樂師們正等着客人們到來。僕人們匆匆忙忙走進。

僕人一（氣不平）鮑班到哪兒去了？他是甚麼事都不管。這半天他拿過一個碟子？還是擦過一個碟子？

僕人二（同情，憤憤）哼，什麼事都交給一兩個下人管，忙得連洗洗手的工夫都沒有，這太難了

僕人一 把這些凳子拿走。大碗櫃也搬開，小心碟子！——喂，小子，給我留一塊甜點心。你要夠朋友，就叫看門的把秀姍姑娘放進來。她們想偷偷地見見世面。——安通！鮑班！

僕人二 成，你就放心吧。

僕人一（喊）喂，有人叫你，有人找你，有人要你，有人喊你，來，就在大廳裏。

僕人二 有甚麼法子，一個人不能劈成兩塊，做這個就不能做那個。幹吧，小夥子們，伶俐點，有本事的，一個人幹。

〔他們下場。凱布及其家屬，客人們和戴面具的朋友們上。〕

凱布（豪放）

歡迎啊，衆位先生們，

這些位太太小姐脚下都沒生鷄眼，

一定要跟你們跳舞的。

啊哈，小姐太太們，

你們哪一位現在拒絕不肯跳呢？

哪位小姐要是拿腔拿調不來跳，

那脚下一定有鷄眼。

你們看，我說的對不對？

歡迎啊，先生們，

我也有過年青的時光，

戴上面罩，低低在小姐們的耳傍，

也會說兩句動人的情話。

現在完了，不成了，老了。

歡迎啊，先生們，

來，把音樂奏起來。

請進吧，都請進吧，

把地方讓出來。

跳舞吧，我們的小姑娘們！

〔隨着音樂，大家起舞。〕

把燈再點亮一點，你們這些笨貨，

桌子移在那一邊，

快快熄了火，這屋子太熱了。

啊，好啊，想不到這場玩意兒弄得還不錯呢。

坐下，坐下，老宗兄，

我們倆跳舞的日子可過去了。

從上次我們跳舞的時候有多少年了？

凱布老人

算算有三十年了。

凱 甚麼，不會，不會，

盧森結婚，我們還跳了舞，

日子過得再快，也不過二十五年就是了，

喂，那時我們還化裝跳舞呢。

凱布老人

不，不對，你想想，盧森的兒子都三十歲了。

凱真的，我記得兩年前他的兒子還沒有成年哩。

柔跟那邊那位先生跳舞的小姐是誰呀？

僕我不知道，先生。

柔哦，火把跟了她才會放出光輝，

她掛在深夜的臉上，

像黑人的耳環一隻最美的寶翠。

太美了，簡直不能碰，

爲着人間，這太貴重。

像雪白的鴿子在烏鴉羣裏飛，

在女伴們當中她是這樣的嫵媚。

爲着求福，碰碰她的手都好。

我曾經愛過麼？沒有，那是花了眼，

真美的我才見着，從今晚這一面。

佛暴（注視良久）

聽這個傢伙的聲音，

一定是猛泰家裏的人。

喂，來，快把我的劍拿來，

這流氓居然敢戴上鬼臉，

到我們這莊嚴的宴會來開我們的心，

今天若不殺死他，我就不是人。

凱 喂，怎麼啦，爲甚麼發起這麼大的火？

佛 舅舅，這是一個猛泰，我們的仇人，

這個混蛋，他故意到此地來羞辱我們。

凱 難道這是小柔蜜歐不成？

佛 就是他，這個混蛋。

凱 算了吧，外甥，讓他去，

他在這兒很規矩，

再說全城說他是懂事的孩子，很有品行，

我決不願意在我家裏對他有所不敬。

所以你還是不要理他，多多忍耐；

這是我的意思，你聽話，

就把眉頭展開，

露出笑臉來，

纔着眉頭請客

無論如何也不應該。

悌 怎麼不應該，

看見了這樣的禍害？

我受不了他。

凱 (也動了氣)

你得受！什麼！孩子，我說你得受！

去，難道我不是家主？

哼，你受不了他，

難道你要在客人當中造反？

我知道你，你不鬧得天翻地轉，你不會心甘。

可是舅舅，這太丟人了。

凱 去，去，你這個孩子不可理喻，

這樣就叫做丟人？

你這樣鬧下去早晚要吃大虧的。

你一定要反對我，那麼現在就是時候！

—— (轉對客人) 說得對，朋友們。——

(對佛婆) 你是慣壞了的孩子，走，少胡鬧，不然——

(轉對僕人) 再亮點，再亮點。

(對佛暎)別丟人，我要你安靜！

(轉對客人)好，盡性玩啊，朋友們！

佛 一肚子暴火強壓下去，氣得肉都要跳，

我走，不過這樣，現在還好，日後這次非善兆。

(佛暎氣憤憤下。)

柔 (已經和幽靈華談了一時，剛剛握過了她的手。)

如果這雙不潔淨的粗手，

錯把這聖潔的神龕(指手)冒犯，

我的嘴唇是一對進香的朋友，

正紅着臉等候，

等候着親手，

把我的粗莽趕走。

幽 不，進香的朋友原來用手來參拜，

你可把你的手也說得太壞；

神倒也有手能叫進香的人碰，

手貼着手就是香客們的吻。

柔 神不也有嘴唇，香客也有？

幽 進香的朋友，嘴唇是用來祈禱。

柔 哦，我的神，讓嘴唇也學學握手，

答應了吧，不然，信念就化成飛鳥。

幽 不過神不肯動，

雖然應允一個人，

爲着他的祈禱。

柔 那麼就不要動，

常着祈禱的果實

我就要得到。

這樣沾上了你的唇，

我的罪過才從

我的嘴唇上洗淨。

〔吻她。〕

幽 那麼我的嘴唇豈不是

沾上你嘴唇上的罪過？

柔 從我的嘴唇上沾上了「罪過」？

多麼甜蜜的指摘！

那麼再把「罪過」還給我。

幽 不，你還是親聖經吧。

奶 小姐，你母親要找你說話。

柔 誰是她的母親？

奶 你不知道，她的母親就是這家的太太，

待人才好呢，又聰明，又賢慧，

跟你說話的小姐，就是我奶大的，

跟你講吧，誰要娶了她，那才是福氣呢。

柔 她是凱布的小姐？

天哪，這一下我的命

就抓在我仇人的手心。

班 走吧，快走，這樣玩得最好。

柔 嗯，我怕更多是此後的煩惱。

凱 (勸客人)

不要走，先生們，先不要想走，

我們還有一點點簡陋的夜宵。

(應客人話) 啊，就這麼晚了麼？

那麼謝謝諸位，我謝謝你們，

再見，掌燈，送客人們出門。

——來，睡去吧，啊哈，（對凱布老人）

我要睡了，時間已經不早。

〔大家都陸續退場，就剩下幽靈葉和奶媽。〕

幽 快來，奶媽，那邊那位先生是誰？

奶 泰蒲流大人的少爺。

幽 不，我說那個正要出門的。

奶 哦，他，我想那是小白珠先生。

幽 不，不，那個跟着他們出去，那個一直沒有跳舞的。

奶 我不知道。

幽 去，快去，問問他的名姓。

〔奶媽去問。〕

如果他已經結了婚，

那麼我日後的歸宿就是我的墳墓。

〔奶媽上。〕

奶 他的名字叫柔蜜歐，是猛泰的少爺，你仇人的兒子。

幽 (半响，低聲)

惟一的愛戀偏偏是我惟一的仇讎，

懵懵懂懂的相識，知道了已是太晚的時候。

這突然的鍾情真是叫人耽心，

我偏偏傾愛我應該恨的敵人。

奶 你說甚麼？你說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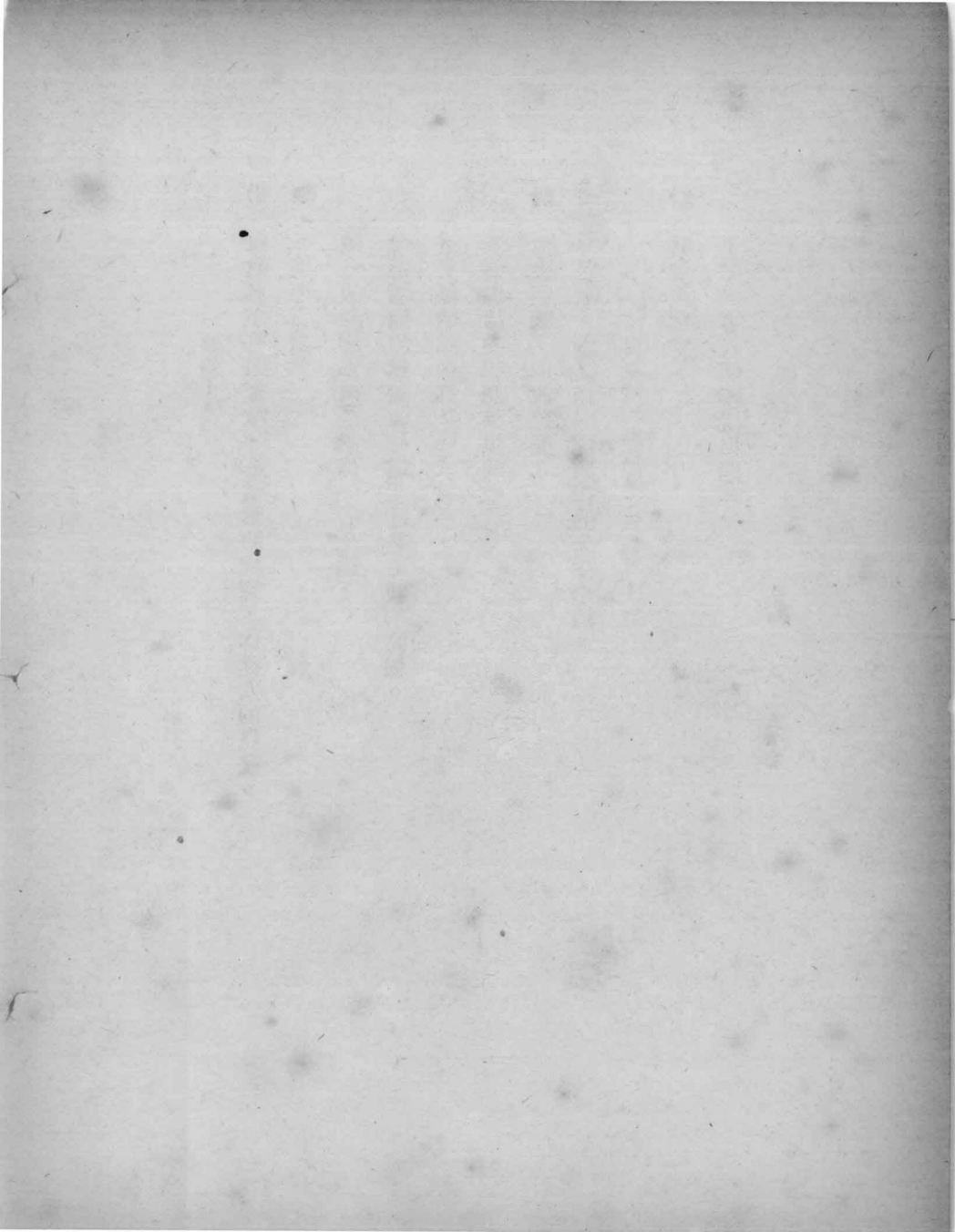
幽 一隻歌，方才跟一位跳舞的先生學的。

〔內室叫「幽麗葉！幽麗葉！」〕

奶 就來，就來！

走吧，客人們都送出門外。

〔二人下。〕



致詞人上

致詞人

如今舊情已經躺在死亡的床上，

新愛趕着跑來承繼，

爲着從前的美人他曾經唉嘆發狂，

眼前比起溫柔的幽麗葉，簡直算不得美麗。

現在柔蜜歐又愛了一個人，也被那個人愛。

兩個都被消魂的面貌迷醉；

這段相思啊，需要柔蜜歐在他的仇人面前告哀，

幽麗葉也是從殺人的釣鉤上偷嘗了愛情的甜味。

雙方都是仇敵，柔蜜歐沒有可能和她接近，
傾吐愛人們常說的誓言，
而她呢，一般深愛，更沒有本領，
在任何地方和她的新歡相見。

然而熱情付給他們勇氣，時間給他們方法，
叫奇甜絕苦都調融在見面的剎那。

【致詞人下。

第一景

梵蘿那——凱布花園，垣牆外一條小巷。

柔蜜歐上。

柔（走到凱布花園牆側，忐忑不止，四顧躊躇：就心後面朋友們跟來，望着花園。）

我的心明明在此地停留，我還能向前走麼？
轉過身來吧，失了魂的肉體，去把你的靈魂找到。

（他爬上垣牆，跳進花園內。

〔班浮柳與墨故求追上。

班（喊叫）柔蜜歐！柔蜜歐表弟！柔蜜歐！

墨他聰明，我敢說他已經偷偷回家睡了。

班（指着牆）他這邊跑來的，跳進了這個花園。

叫他，墨故求！

墨（揶揄）不只是叫，我還得招魂。

（做勢。

柔蜜歐——怪物！瘋子！熱昏了頭的！愛迷了竅的！

出來吧，像一聲長嘆，把你嘆出來吧！

只要你肯哼出一句詩，我就不再叫你了，（一氣說下去）

你只要喊一聲「噫！天！」或者說「我的愛呀」，「我的小鴿子！」

對我那碎嘴的愛神媽媽說一句好聽的話，

給她瞎了眼睛的兒子起個外號，

那小愛神，「神弓手」，他的箭射得這樣準，

叫多情的皇帝哥菲愛上那要飯的女孩。（突停，聽不着回音，對班）

他沒有聽見，不哼聲，簡直沒有一點動靜；

那猴兒大概是死了，我得招他的魂。

這次我用若瑟林的眼睛來招你的魂，

用她明亮的前額，用她紅紅的嘴唇，
用她纖小的雙足，用她筆直的腿，
用她顛巍巍的兩股，
再招引你，用那兩股相近的田土！
你出來吧，顯露你的真相吧！

班 如果他聽見你這樣開玩笑，你一定引起他的氣來。

墨 這引不起他的氣，引得起來他愛人圈圈裏那一點火。

這火可來得怪，叫那個東西直挺挺！

直等到他的愛人圈夠了牠，才把牠哄得低頭。

這真要費點勁！我的咒語老老實實，

我用他情人的名字招魂，也是爲着喚出他的挺勁。

班 算了，他藏在這些樹裏面，要跟潮溼的夜晚睡在一道。

他的愛是盲目的，所以混在夜裏最好。

墨 如果愛是盲目，愛人就射不中那箭靶。

現在他睡在那「桃」兒樹下面，

想着他的情人就是一個桃，

桃兒是女兒們在一起玩笑指着甚麼才用的字眼，

哦，柔蜜歐，希望你的愛人是啊，

是一個開了口的桃兒，你是一個香蕉。

柔蜜歐，再見，我要到我的小床上睡，

這露天的大床太冷，我睡不了。

走吧，好不好？

班 走吧，因為不願叫你找着的人

你再找也是找不着。

〔二人下。〕

第二景

凱布邸中花園。

柔蜜歐走進。

柔
(聽見牆外墨故求的話)

沒有受過創傷的，
就會嘲笑別人的傷痕。

(幽麗葉出現在樓上的窗口。)

但是靜靜，是甚麼光從那邊的窗戶透出來？

那是東方，幽麗葉就是太陽。

起來吧，美麗的陽光，射倒那嫉妬的月亮；

慘白的月亮都焦慮得病了，

她氣你原是她侍女的侍女，爲甚麼比她還美？

別再陪伴着她吧，因為她嫉妬你。

她那修道的衣服都發了慘綠，

那是小丑們穿的，你就丟去吧。

〔月光照見幽靈葉的臉。〕

這是我的她，哦，是我的愛！——

哦，要她知道了多好！——

〔幽靈葉彷彿顫了一顫。〕

她開口了，可她沒有說甚麼。

這有甚麼？

她的眼在說話，我就去回答。

我太莽撞了，她不是對我說的。

天空中兩顆最輝煌的星星要出門，

就請她的眼來代替他們閃耀，候着他們歸來。〕

真的，如果她的一雙眼睛懸在天空，

星星就替代她的眼睛，那會怎樣？

那她臉上的明媚一定蓋過星星的亮，

如同白日的光壓倒了燈光，

在天上她的眼一定照耀滿天的光明，

鳥兒亂叫，以爲白晝已經降臨。

看，她悄悄把手托着她的臉！

噯，爲甚麼我不是那手上的手套，

就輕輕靠着她的臉！

幽

（低微）

噫，天。

柔

她說了話，——

哦，再說一句，光明的天使！

今天夜裏你是這樣的輝煌，在我頭上，

就像天堂裏飛着的使者

跨過懶懶的白雲在太空裏飛，

凡人們一面驚愕，一面仰望，

睜着吃驚的眼後退。

幽

哦，柔蜜歐，柔蜜歐，你爲甚麼是柔蜜歐？

不認你的父親，也不要姓你的姓！

或者你不肯，你就起誓說你愛，

我可以再也不姓凱布。

柔

（躊躇自語）

我再聽一聽，或者就去答應？

幽

不過是你的姓才成了我的仇人，

你是你，即便你不姓猛泰。

猛泰這兩個字是甚麼呢？

牠又不是手，不是腳，

不是胳膊，不是臉，不是你身上任何一部份。

哦，姓個別的姓吧！

姓名又算甚麼？我們叫做玫瑰的，

不叫牠玫瑰聞着不也一樣地甜麼？

柔蜜歐也這樣，就不叫他柔蜜歐，

還是保留着他天生的完美。

柔蜜歐，去掉你的姓吧，

不是爲了那不關重要的姓，我就完全是你的。

柔 我聽你的話，只要叫我一聲愛，

我就重新受了洗，從此以後再不叫柔蜜歐了。

幽 (驚恐)

是誰？在黑夜裏藏着，偷聽了我的話。

柔 我不知怎麼跟你說我是誰，

這名字，我的神！我自己都恨。

因為他恰巧是你的仇人，

如果能寫在紙上，我一定把牠撕了。

幽 這聲音像酒，我的耳朵還沒有喝進去一百個字，

就聽得出是誰。

你不是柔蜜歐，並且又是個猛泰？

柔 都不是，美麗的神，如果兩個你都不愛。

幽 告訴我你怎麼來的？你爲甚麼？

花園的牆高，不容易過，

並且這裏是死，想想你是誰，

萬一我的親族發現你在此地。

柔 插上愛的輕輕的翅膀我就跳過了牆，

石頭的圍欄怎麼阻得了情愛？

愛能做的，愛就敢做，

你的親族也攔不住我。

幽 他們如果瞧見了你，他們會殺了你的。

柔 在你眼裏藏着的危險

比他們二十把刀還要利害！

你只甜甜地看我一眼，

他們再兇我也不怕了。

幽 說甚麼我也不願意他們見着你的。

柔 黑夜隱蔽着我，他們看不見！

但如果不是你愛，就讓他們在此地把我找到，

情願我的命被他們的恨早早結束了，

總比沒有你的愛又死不得的好。

幽 誰指點你找到了這個地方？

柔 是「愛」，他先促動我去問；

他教給我主意，我借給他眼。

我不是領海的，並不認得路線，

不過你即便遠，遠在天外的海邊，

爲着這樣的珍寶，我還怕甚麼危險？

幽 你知道黑夜的面罩，遮住了我，

不然，知道你聽見我方才說的話，

女兒的羞赧早紅了我的臉，

我真願意守着禮法，願意，願意，

願意把方才的話整個地否認。

但是不談了，這些面子話！

你愛我不？我知道你會說愛；

並且我也相信；不過你要是再賭誓，

說不定你就會假。

情人們負心，他們說神都笑的。

哦，溫良的柔蜜歐，如果你真愛，

你就誠懇懇地說，

或者你覺得我太容易得，

我就會繃眉，裝乖，對你說「不」，

好叫你求我，不然，說甚麼也不。

老實說，好看的猛泰，我是太愛了，

所以你也許會想我的行爲輕佻，

但是相信我，先生，我真地比那些人忠實，

比那些有本領，會裝得冷冷的。

我應該冷冷的，我知道，但是我還沒有覺得，

你已經聽見了我心裏的真話，

所以原諒我，千萬不要以為這樣容易相好是我的輕狂，
那是夜晚，一個人才說出的呀。

柔 小姐，我拿那幸福的月光起誓，

那照滿了果園的樹尖銀色的月，——

幽 哦，起誓可不要拿月亮，那沒有常性的月亮，

在三十天裏都變上幾回圓缺，

免得你的愛也會一樣地不常。

柔 那麼拿甚麼起誓呢？

幽 就不要起誓吧，

可如果你不肯，你就拿你優美的自身，

那是我所崇拜的上帝，我就相信你。

柔 如果我心上的愛，——

幽 不，不，還是不要賭誓，雖然我歡喜你，

我可不歡喜今夜這樣的盟誓。

這太快，太促，太沒有想，

太像天空中的閃電，

還沒有等人說完：「看，這閃！」

閃已經過去了。甜，再見吧！

在夏天的風裏萬物都暗暗地滋長，

這枝愛的嫩芽等我們再次相見，

就會發出一朵美麗的花。

再見，再見，我心裏滿是甜蜜的安息，

我想它也會送在你的心裏。

柔 就讓我這樣不滿足的走麼？

幽 你還要怎麼滿足呢？

柔 把你的盟誓換了我的。

幽 沒有等你要，我已經給過你了，

可是如果能再給，我還是情願。

柔 你會不會有一天收回？如果會，爲甚麼？

幽 那就爲了再多多地給！

我的恩情像海那樣無邊，

愛也像海那樣深：我給的越多，

自己越有，因爲兩樣都是取不盡的。

〔奶媽在內叫。〕

我聽見有人叫，我的愛，再見！

〔朝內〕就來了，好奶媽！——

〔對柔〕可愛的猛泰，真心哪！你等一下，我就來。

〔下場。〕

柔
（沉醉）

哦，幸福，幸福的夜晚，我怕，

因為是夜晚，一切都是個夢，

太願意，太甜蜜，不像是真的了。

〔幽麗葉又忙忙走出涼台上。

幽 只兩句話，柔蜜歐，那就真的再見了。

如果你的愛是可靠的，

你的心思是結婚，明天就給我一個信，

我會叫一個人去找你，你告訴我，

甚麼地方，甚麼時候，婚禮可以舉行。

我就把一切都交給了你，

隨着你，我的主人，要到哪裏，就到哪裏。

奶 (在內)

小姐！

幽 (回頭)

我就來啦！(轉對柔)——

不過你若存心不是這樣，我就求你，——

奶 (又喊)

小姐！

幽 (回頭)

等一下，就來！

(對柔，低緩) 不要再來找我，

讓我一個人去苦！

明天我派人來。

柔 從此我走上幸福的路。

幽 (目光依戀)

再見，再見，一千次再見。

〔幽下。〕

柔 一千倍地心酸，看不見你的面。

〔自語〕

愛去找愛，就像逃學的孩子躲開書房；
兩個分開，那是垂頭喪氣趕回到學堂。

〔幽靈葉又出現在涼台上。〕

幽 〔急促，低聲地叫〕

嘿司！柔蜜歐！嘿司！——

哦，哪裏有一個調鷹的婉轉的喉嚨

把這個小鷹兒叫着引回來！

四週的空氣多麼壓人哪！

逼得人啞了聲音，不敢高聲喊，

不然，我會連聲叫着我的柔蜜歐，

叫遠遠的「回聲」也累得比我還粗啞。

柔

(行了兩步，聽見呼聲)

這一定是我的魂在叫我的名字啊！

多麼清甜是愛人在夜裏鈴樣的聲音，

像最溫柔的音樂送到留神細聽的耳朵裏。

幽

柔蜜歐！

柔

我的愛！

幽

明天幾點鐘我派人來找你？

柔

九點鐘吧。

幽

我一定，可是挨到那個時候就有二十年哪，

(半晌，輕嘆)

我都忘記了我為甚麼叫你轉來。

柔

那麼讓我站在這兒等你，

等你慢慢地想起。

幽 那我就老想不起來，

好叫你老站在這兒，

只想着我多麼喜歡你在我面前。

柔 那我就老不走，好叫你老忘，

忘記了一切，除了此地，我們的家。

幽 天快亮了，我是要你走。

可沒有去多遠，就像調皮的女孩

用線拴着鳥兒的腳，

還沒有等鳥兒離開手跳了兩步，

真是可憐的囚犯戴上腳鐐！

她又把絲線一扯，把鳥兒又拉轉，

真的，愛得這樣厚，

簡直妬嫉他有自由。

柔 我希望我是你的鳥。

幽 我也願意我是你的。

但是如果再這樣纏綿，我會害了你。

明天，明天，離別是這樣甜蜜的憂愁，

我們也只好暫時分一分手。

〔幽下。〕

柔 睡意留在你的眼裏，

平靜停在你的心底，

我願就是那「平靜」和「睡意」，

得到這樣甜美的地方去安息。

現在我就去找神父的聖堂，

告訴他我的遭遇，也求他幫忙。

〔柔下。〕

第三景

勞蓮思長老苦修的密室。

勞蓮思長老拿着一筐草藥上。

勞蓮思長老

清晨的光像灰色的眼

微笑的對着縐眉的夜晚，

他把東邊的雲映出一片片的亮，

黑暗才像糊塗的醉漢歪歪倒倒，

從白晝的大道上逃跑。

現在趁太陽還沒有睜開烈火似的眼，

晒乾昨夜的露水來迎接白天，

我先把毒草香花用柳籃裝得滿滿。

大地生長萬物，却也是萬物的墳墓。

他把萬物埋葬了，又來生長萬物，

像嬰孩從母胎裏生降有各種各樣，

在自然的懷抱中就蘊釀出萬類萬相。

無論甚麼都各有妙用，而又各自不同，

在草木藥石的真性中藏着天恩無窮。

因為世上沒有一樣東西是真壞，

用對了總會有些好，

再好的東西也會敗

如果背謬天生的功效。

善能變惡，因為應用失了正當，

措置得體，惡也會莊嚴輝煌。

莫看這小小的花朵，

毒性和藥力都藏在她的嫩萼。

因為聞見她的香，你會通身愉快，
吃了她，五官心臟就會失去感覺。

這草性中兩個敵對的君王，

到了人的心裏就叫做「仁慈」和「橫強」：
哪一時那壞的像毒虫在心裏生長
哪一時生命就會滅亡。

〔柔蜜歌上。〕

您早上好，神父。

勞 是誰的聲音這麼愉快，這樣早就來問好？

年輕的孩子，這時起了床

多半是心中有了煩擾。

老年人的眼總被憂慮熬煎，

憂慮來了就逼走了睡眠。

不知愁的孩子心裏從不裝事，
黃金的好睡就輕輕地爬上四肢。

所以我相信你來得真早

是爲在床上耐不住煩惱。

不然我這次猜得一定對，

一夜到現在你還沒有睡。

榮 您末一句猜得實在對，

可這比睡眠更香甜。

勞 天，上帝饒恕你的罪，

難道你跟若瑟林偷偷見了面？

柔 神父，若瑟林這名字我早已忘記，

我也把那痛苦一同拋棄。

勞 那麼，好孩子，你究竟到了哪裏？

柔 我來跟您講，不用等您再提。

昨天夜晚我到仇人家中赴宴，

在那裏我的心突然中了暗箭！

可那人也被我射着，要把二人治好，

就靠您的醫治跟您的神藥。

然而實在說我對她一點也不恨，

因爲您看，我也是爲她來求您的恩。

勞

清楚點，我的孩子，說話不要繞圈，

猜謎似的懺悔只有不着邊際的赦免。

柔

那就老老實實說，現在我滿心

愛着凱布的美麗的小姐，

我如何愛她，她也同樣的愛我。

心同心已經相合，就差您

用神聖的婚姻來結成一個。

勞

至於甚麼地方，甚麼時候，又如何的相見，見着了，我和她又如何地交換了誓言，

這些讓我們一面走我一面對您談，

只求您給我們結婚，就在今天。

上帝，這是多麼大的變！

多早你愛若瑟林那樣深，

現在就這樣快的拋掉，

原來年青人的愛不在真心，還在面貌。

爲了若瑟林這蒼白的臉上流了多少眼淚，

如今這愛情無味，却當初多少鹹水爲它浪費。

日光還沒有掃盡你嘆息的烏雲，——

你的唉聲依然留連在我灰白的耳鬢。

看，這不是一顆眼淚的舊痕？

在你面上留着，還沒有洗淨。

如果過去那個人是你，那苦痛也是你的感情，

想想吧，你和你那痛苦不是爲着若瑟林？

好，你真變了，我有一句格言叫你明了：

「如果男人不能倚靠，女人也就會歪倒。」

柔 您平時常常責備我愛若瑟林。

勞 我責備你瘋顛，並不責備你愛戀。

柔 您又吩咐我把這愛情埋葬。

勞 但不是把一個送進了墳墓，

又把另一個挖出。

柔 求您別責備我吧，現在我所愛的，

她能拿恩情報恩情，愛換愛。

但是過去的人可不。

勞 哦，那是因爲她看得清楚，

你的愛情就是那麼一套，

怎樣是情深你也並不知道。

不遞過來，好變的孩子，走吧，跟我一同，

爲着一個原故我也要幫你們成功！

因爲說不定這聯合會生出幸福的善果，

我把兩家的深仇化成一片愛情的歡樂。

柔 那麼快去吧我們，我心裏是真忙。

勞 孩子，聰明的不急不慌，

跌倒了總因爲東衝西撞。

〔二人同下。〕

第四景

梵蘿那街上。

班浮柳同墨故求上場。

墨 真見了鬼！這個柔蜜歐跑到哪裏去了？

班 (笑着)

反正是沒有回他父親的家，我問了他的下人。

墨 哼，還不是若瑟林，白慘慘的臉，那個狠心的丫頭，

把他治得苦；我看他早晚就要發瘋。

班 凱布的外甥悌暴，

寫了一封給送到他父親家裏

墨 那一定是挑戰書嘍

班 你看柔蜜歐準會說話。

墨 嘆，有嘴的人怎麼不說話？

班 不，我說他會找悌暴說話，誰要惹了他，他也不會饒。

墨 （嘲弄）算了吧，可憐的柔蜜歐，他已經死了，叫那白臉丫頭的黑眼睛刺死了，叫情歌的聲音醉死了，連他的心尖都被那瞎眼的愛神射成兩半，你看他還抵得住悌暴麼？

班 喂，可是悌暴是甚麼樣子的人？

墨 （胡扯，誇張）我告訴你，比書本裏「猫太子」還要利害。哦，他可是個有胆子的內行人，他鬥起劍像你看著譜唱歌那麼容易，快慢，遠近，比例一點都不會錯，他簡直不怎麼停，就聽他，喊着一，二，到了第三下就一劍刺穿你的胸膛；才準呢，連你身上的銅扣子，他都可以刺得稀爛。鬥劍的好手，好手，有傳授！世家的子弟，知道甚麼時候動手才體面，才大方。啊，真比不了！（做刺狀）向前那一刺，回身那一手！那一劍穿心在最後！

班 那甚麼？

墨 噫，「一劍穿心」，他就是那些口齒不清，裝模做樣的怪物的對頭。（鄙薄）這些自做聰明，咬着舌頭學外國人說話的東西。哎呀，耶穌啊，好快的刀啊，多麼高的人哪！好漂亮的姑娘啊！天，我的老大哥，這叫甚麼世界喲，到處都是這些怪物蒼蠅，趕都趕不走，學時髦，說外國話，穿外國人的衣服，連自己家的板凳都不會坐。哦，你聽聽那股子上等勁兒，一見人就 Bon! Bon jour! Bon!)

〔柔蜜歐上。〕

班 來了，柔蜜歐來了，柔蜜歐來了。

墨 （瞥見，忍不住對他嘻笑）只有公，沒有母，柔蜜歐一個人就像一條晒乾了的鹹魚。哦，心肝哪，肉啊！你怎麼乾巴巴的變成一條鹹魚了呢！你看他現在要作詩了，比起他的若瑟林，大詩人辟特拉的愛人簡直是灶房的丫頭，（俏皮）固然辟特拉的詩要比柔蜜歐作得好一點點。有了他的若瑟林，多情的黛逗不過是爛貨，埃及的皇后是黑臉婆，希臘的美人是一羣做生意的臭姑娘，要問那天仙似的賽施是灰眼珠還是黑眼珠，那就更不須提起！——柔蜜歐先生， Bon jour! （今天好啊！）說一句

外國話，跟一位穿外國褲子的人敬禮。好啊，昨天晚上你跟我們開心開得好啊！你們兩位好，昨天晚上我開了你們甚麼心？

柔 開，開，開了一個小差，溜了，難道你自己不明白？

墨 原諒原諒，黑故求，那時候我實在緊急。在我那種情形之下也只好對不起禮節。那就是說在你那種情形下應該彎腰鞠躬。

柔 你意思說該賠禮，對不起。

墨 您猜個正對。

柔 (諷始諷刺)

你的答話最彬彬有禮。

墨 我是禮貌的花尖挑出來的。

柔 挑出來的花！

墨 是的。

柔 那你看我腳下鞋子上的花不也是挑出來的？

墨 這玩笑說得好。跟我來，說下去，說到那天你鞋子都穿破，就單單剩下個鞋底，這笑話也就禿頭禿腦，沒底沒幫成了一個傻子光蛋。

柔（惹起興會）啊呀、光蛋笑話，傻子笑話，等你的笑話也成了光蛋，你就是沒頭沒腦的傻笑話。

墨 快來吧，班浮柳，快來救命，我這點聰明要跑完了。

柔 來，再加上幾鞭子，再加上幾鞭子，不然，就是我贏了。

墨 如果我們比機靈像跑馬，跑在前面的，後面的只有死趕，那我就完了蛋。你的聰明是跑野馬，我就五官並用也是追不止。咦！我跟你一塊兒野過沒有？

柔（更高興）你要不是去野去，你會找到我麼？

墨 說得妙，爲這句話，我恨不得咬你一口。

柔 馬兒呀，乖乖的，好馬不咬人嘍。

墨 這快嘴又甜又棘，倒是做菜的好做料。

柔 這做料合你的口味吧？

墨 這點俏皮，越扯越長，越拉越多。

柔（緊接）越長越大，我看大笑話肚裏快生下小笑話了。

墨（興奮）你看看，這不比爲着愛情哭喪着臉要好得多麼？現在你好說話了，現在你像柔蜜歐了，現在無論說脾氣，說聰明，你才真正是你了。我跟你說，這「愛情」像着兩條青鼻涕，就像一個小丑，跑來跳上跳下，只會把他那根棍插在洞洞裏。

班 夠了，夠了，到此爲止。

墨 你叫我只把話說一半？硬要我違背本性？

班 我如讓你說下去，你會越說越粗。

墨 哦，這一下你弄錯了，我本來就不預備多說了，我已經說完了我的話，不預備再佔你們的工夫了。

柔 這你倒知趣。

（奶媽和比得上。

墨 （一眼望見奶媽，龐大的塊頭）船來了，船來了！

班 （漸漸也染上了墨的興會）兩個，一個有鬚子的，一個沒鬚子的。

奶 比得。

比 甚麼？

奶 我的扇子，比得。

墨 對，好孩子，讓她蓋上她的臉，拿扇子跟臉比，還是扇子好看點。

奶 您早晨好啊，先生。

墨 （嘲弄）您中午好啊，太太，漂亮的太太。

奶 都中午啦？

墨 可不是，（粗野）我那長針正指着十二點。

奶 （懂得他的玩笑，勃然）去你的，甚麼人哪你是！

柔 上帝造了他，上帝都覺得奇怪。

奶 (大笑) 這句話可說得人稱心。先生們，你們哪一位知道年青的柔蜜歐在哪兒啊？

柔 (看她這樣不得門徑地亂問) 我可以告訴你，不過柔蜜歐等你找到了的時候，也就老了。同姓同名的人可多，怕你找着一個更壞的，我倒是你找的——那個頂年輕的柔蜜歐。

奶 你說的好。

墨 (玩笑) 啊，連這個頂壞的傢伙(指柔蜜歐)你都覺得好，不錯，有道理，有道理。

奶 先生，您要真的是他，我就想跟您開個會。

班 (也活潑起來，看奶媽濫用名詞，不覺順嘴挖苦她) 那麼晚上一定抓他吃臘味。

墨 一個拉皮條的，拉皮條的！(忽然) 哦，來了，來了。

柔 來了甚麼？

墨 (擠擠眼) 不是兔姑娘，是個兔婆婆！這是做齋用的母兔子，走了味的，上了霉的

。(唱起來)

一個上了霉的兔婆婆！

一個上了霉的兔婆婆！

做齋吃她算不錯。

可是上了霉的兔婆婆！

實在沒有法吃得，

我如何把她來消磨？

我如何把她來消磨？

柔蜜歐，你回家去麼？我們到你那兒吃飯。

柔好，我就來。

。(手一舉)再見，老姑娘，再見。(唱)

姑娘，姑娘，姑娘，

你心好，人好，漂亮，

姑娘，姑娘，姑娘——

〔墨與班歡騰地唱着下場。〕

奶（煩惡）喝，可走了，我問你，先生，這個壞東西是誰呀？這麼沒規沒矩的。

柔 奶媽，這是一個專門好聽自己說話的人，他在一分鐘說的話比他在一個月聽的話還多。

奶（人走了，有了胆子）他要說了我甚麼話，我就給他下不來台，就是比他再兇的，十個這樣的，我也不在乎。我要辦不了他，我找人治他。這個不要臉的，我可不是那些下三濫，沒羞沒臊的。（反身對比得）你在旁邊管都不管，讓這些混蛋愛把我怎麼樣，就怎麼樣。

比（翻翻眼）咳，我並沒有看見人愛把你怎麼樣，就怎麼樣。要真看見了，我的傢伙早拿出來了，我掏傢伙跟別人一樣快，只要我看着打得對，我們佔着理。

奶 天哪，我真氣急了，氣得混身發抖，真是混蛋。——先生，我們說一句話，我方才說過，我的小姐叫我來問你，她叫我說甚麼，我留着等會兒講。我先跟你說，你

要就是會灌米湯，儘說她好看，沒有一點真個的，那可是沒有良心。我們小姐年輕，百事不懂，你要是儘拿張嘴騙她，那可是小人做的事。

柔（熱誠）奶媽，請你替我對你們小姐說。我敢講——

奶（立刻滿心感動）哎呀，好人哪，你太好了，我就這麼告訴小姐。天哪，天哪，這一下她可是世上最快活的人哪！

柔 你對她說甚麼呢？奶媽你聽都沒聽我說嗎。

奶 先生我對她說你敢講，——敢講的，一定是好話，君子人要辦的事情。

柔 你叫她設法

在今天下午出門做懺悔，

就在勞蓮思神父的神堂裏，

我們做了懺悔偷偷地結了婚。（拿出錢袋）

這一點點酬勞你的辛苦。

奶（手伸出來）不，真的，先生，一個錢也不能要。

柔 算了，我要你收下。

（奶媽早就收下了。）

奶 （收着錢）今天下午，是嗎？好，她一定到。

柔 等等，好奶媽，在教堂牆後，

一點鐘內我派一個下人來等你。

帶給你一條繩子做的樓梯，

到了黑黑的夜晚請你拴好，

把我帶到快樂的頂。

再見，口緊一些，我會酬勞你。

再見，問你的小姐好。

奶 上帝保佑你，（忽然）有一句話，先生。

柔 甚麼，我的好奶媽。

奶 你的人靠得住嗎？你沒聽說過，

「二人守祕密，添一個就漏了氣？」

柔 不要緊，我那下人像鋼一樣地靠得住。

奶 （沒話講）哦，先生，我的小姐是個最溫良的小姐——（又想起從前的時候）天，多快，不點大的時候，一張嘴巴地才能說呢——哦，域裏有個貴族，叫霸禮，就看上我們小姐，要娶她，可是她就像瞧見了癩蛤蟆，望都不望他。好，我幾次，我說還是霸禮合適點，她就氣了，氣得臉白得像甚麼似的。喂，柔蜜歐跟結婚用的柔瑪麗花是不是用一個樣的字母起頭？

柔 是啊，奶媽，這——怎麼？兩個字都用R起頭。

奶 你真會開玩笑，那麼這都是狗的名子啦，你聽——R——兒，（打囉嚕）這不像狗叫？不，我知道一定用別的字母起頭的。我們小姐把你呀跟柔瑪麗花連上，還有一句甚麼詩，我說都說不上來，你一聽就會高興的。

柔 好，多多問候你的小姐。

奶 一定，一定，一千遍，一萬遍，比得——

比這兒啦！

奶領路，趕快走。

〔大家同下。〕

第五卷

梵蘿那——凱布的花園。幽篁葉上，

幽

(翹盼)

鐘剛剛打了九點我就叫媽媽去找，

她答應我半點鐘之內就趕着回來。

也許她碰他不見，不過那不會。

哦，她真是個癡子啊！愛人的信差應該是思想，

那比日光趕着影子溜下山坡還要快上十倍。

所以愛神的飛車是靈巧的鴿子在天上拉，

所以愛神就有比風還快的翅膀。

在這一天的路程中現在太陽已經走到最高的頂峯，

從九到十二已經是三個長長的鐘點，——

然而不見她回來。

如果她有一絲年青人的熱烈或者情感，

她會快得像圓球在轉。

我的話會把她轉到我的愛，

我的愛的話又把她轉到我。

但是老人們哪！故意要裝得半死了一樣，

慢，重，推不動，慘灰灰的像鉛鐵。——

（瞥見，急起）天，她來了。

（奶媽與比得上。

哦，好奶媽，好奶媽，怎麼樣？

你看見他了麼？先把這個人支開。

奶
比得，在門口站着去。

（比得下。

幽 (興奮) 好了，我的甜甜的奶媽，——

(看着奶媽的神色) 天哪，你的樣子爲甚麼難看？

如果消息是不幸的，你還是該快快活活地說；

要是好的，這樣好聽的音樂，

你怎麼忍心對我先哭喪着臉？

奶 (一直在腰酸腿痛)

我累了，你先讓我歇歇。

喲！我的骨頭多痛，我走了多少路。

幽 (耐不住)

媽呀，我恨不得把我的骨頭換給了你，

你換給我你帶來的消息。

得了，我求你快快的講，好奶媽，快說吧。

奶 (沉穩)

奇怪，爲甚麼忙，你難道不能等等？
你難道沒有瞧見我跑得都快沒有氣？

幽

（哭笑不能）

你怎麼能說你沒有氣，
當你還有氣說你沒有氣。

你找出個理由來耽誤時候，
比你說了要用的時候還要多。

究竟那消息是好，是壞，你先告訴我。

好壞說一句，我就再等着聽個仔細。

你先對我講明白，是好，是壞。

奶
先對你講吧，你可沒有好眼力，你就不懂怎麼樣挑男人！（賣弄）柔蜜歐，他呀，
他可不成。雖說他的臉可長得比別人好，他那一雙腿才算出色。要說那手，那腳，
那身子骨，固然是這都無須談，可也是真不錯，比不得。禮貌，文雅，他可說不上

，可是脾氣好，我敢講，簡直像個小羊。去吧，丫頭，好好地侍候上帝，沒有錯。

（忽然沒頭沒腦地來一句）怎麼你吃了飯沒有？

幽 沒有，沒有，不過這些我都曉得。

他對那婚事怎麼說，他是怎麼說的？

奶 上帝呀，我的頭好痛，這頭簡直不是我的了。（手撫前額）

快要碎成二十瓣了，

哎呀，這面，（一手撫背）我的背，——我的背，我的背，

你多沒有心哪，叫我去跑，

跑上跑下，我人都要跑死了。

幽 真，真對不起你，把你累病了。

好，好，好媽媽，告訴我，我的愛，他究竟怎麼說的？

奶 你的愛說得倒像個有身份的君子人，漂亮，和氣，有禮貌，

並且我敢講他很有德性——，

（忽然）咳，你的母親到哪兒去啦？

幽 我的母親？她在屋裏；

她會到哪兒去呀？你回答得怪！

「你的愛說得倒像個有身份的君子人，——
你母親到哪兒去啦？」

奶 哦，天哪，我的乖！

你就這麼急？來吧，你就發脾氣吧。

我的骨頭都爲你跑痛了，

你就給我這一付止痛的藥啊。

好了，以後要送消息你自己去吧。

幽 你看，你看，又扯上這麼一大堆話。說吧，柔蜜歐說了甚麼？

奶（忽然）

太太許你出門找神父做懺悔麼？

幽
囑。

奶 去吧，去吧，快到神父那兒去吧。

那兒新郎官等着你來做新娘子呢。

你看，輕狂的血就向小臉上衝，

聽見一點點兒消息，臉兒就紅。

你先到教堂，我還得把軟梯靠好了牆，

一到天黑，你的愛就可以爬進愛鳥兒的窠房。

咳，我總是吃苦，爲着你的快樂跑路，

不過快了，今天晚上你也有一個很重的担負。

去吧，我先吃飯，你快去找你的神父。

幽 再見，最好的奶媽，我走上了幸福的前途。

〔同下。〕

第六景

梵蘿那勞蓮思長老苦修的密室。

勞蓮思與柔蜜歐上。

勞 天會歡喜這次神聖的婚禮。

日後不會降下憂愁來責罰我們。

述 (接下去)

阿們，阿們！不過憂愁也吧，再多的憂愁也不能抵

我在她面前一分鐘所得到的快樂。

求您用神力把我們撮合在一起，

死再猖狂，也不怕他來，

我夠滿足了，只要我能說她是我的。

勞 狂暴的歡愛也會有狂暴的結束，

像炸藥抱着火，在狂熱的勝利中，
生命也就結果。

最甜的蜜時常甜得厭煩，

過甜的味道就把口味敗壞。

所以愛得要和平，才能愛得長遠，

太快同太慢是同樣地遲緩。

〔幽麗葉上。〕

小姐來了，哦，這樣輕巧的步子

再也磨不壞地上的磚石。

愛人這樣輕，

蹣着夏天空中飄蕩的游絲，

也落不下來。

這樣輕是塵世間的一切，

虛渺無憑。

幽 神父，您老人家好。

勞 孩子，謝謝，柔蜜歐會替他替我一同謝謝你的。

幽 我心裏也問了他的好，不然他再謝我就謝得太多了。

柔 啊，幽麗葉，如果你的歡喜和我一樣堆的多，

你比我更能把歡喜描畫出來，

那麼你就吹一口氣把四週的空氣也變成香甜，

讓你的舌頭像美滿的音樂

說一說，因為這次見面，

我們想像日後能得的幸福。

幽 可想的幸福如果用字都表示不盡的，

就該誇一誇那內容，不必再提那浮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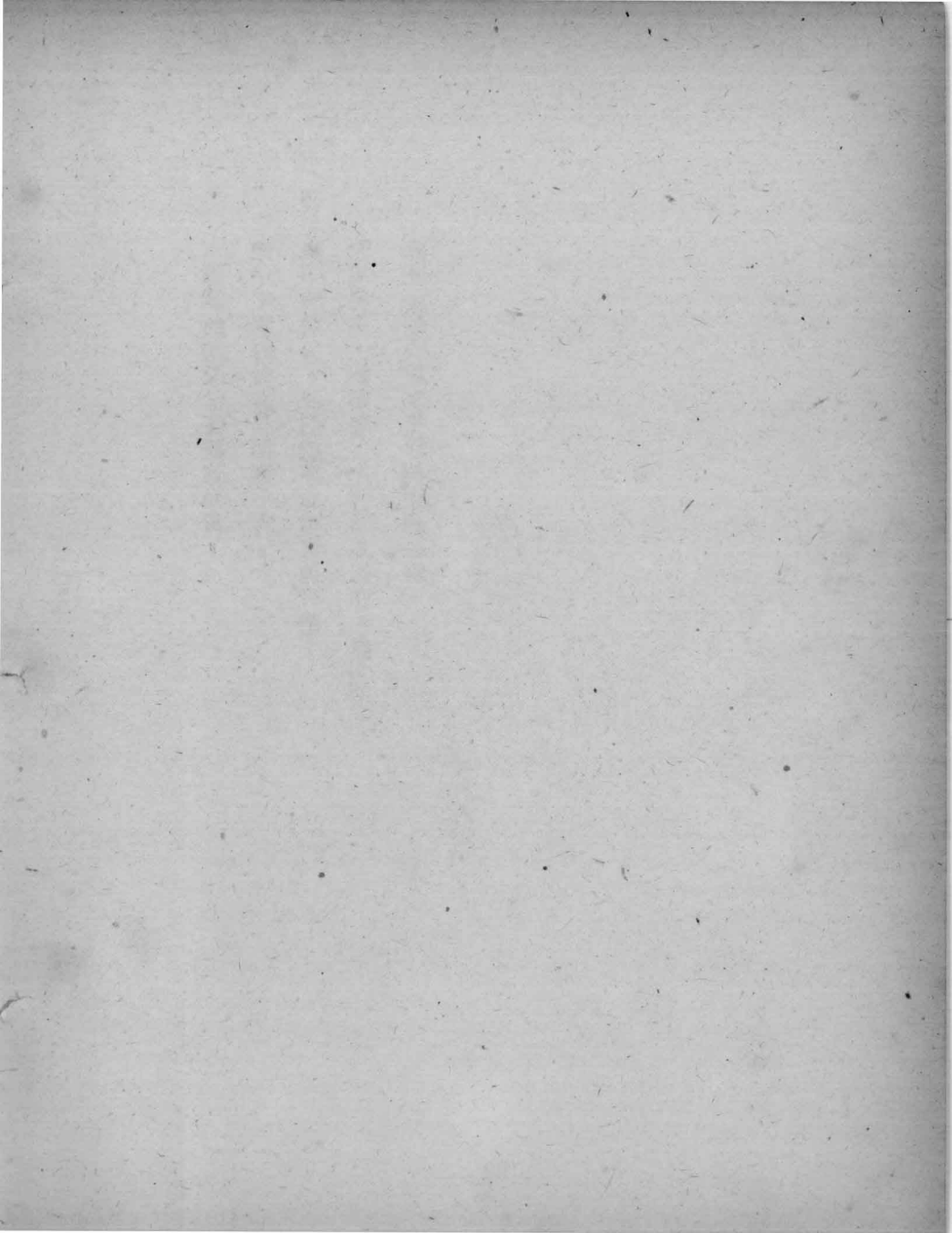
能算清自己的價值的究竟還是窮人；

不過我的情愛已經長到無窮，
就一半我的財富我都算不清。

勞 走，跟我去，我們就簡簡單單地行禮；

因為現在，對不起，你們還不能在一處，
除非神聖的教堂把你們送到一路。

〔三人下。〕



第一景

梵蘿那，公共場所。

墨故求，班浮柳，小廝和僕人上。

班 求求你，墨故求，我們回去吧！

天氣這樣熱，凱布的人又在街上逛。

碰着了面，這場架又逃不了；

因為天氣熱，人的火性就大，容易動起手的。

墨 你呀，就像那種人！（又分析起別人）一進了酒店先把刀往桌上一拍，說「現在可用不着你了。」可還沒有喝完了第二杯酒，酒性一發，就先跟酒店堂倌打起來，什麼事也不爲。

班 （望着他，微笑）是我像這樣的人？

墨 你就會動肝火，跟全意大利任何傻瓜一樣。很容易叫人惹得不高興，一不高興也很

容易叫人惹上肝火鬧出事。

班 鬧出甚麼事？

墨 哼，兩個像你這樣的人碰了面，一會兒都會見閻王，準是一個把一個宰了。（說得高興）哼，你呀，你找人打架就因為人家的鬍子不是比你的多一根就是少一根。你跟人打起來，就爲着人家剝栗子，你眼珠子的顏色跟栗子一樣，（指着）要不是你這種眼怎麼會挑出這種錯來呢？儘管你的腦袋叫人打得成爛雞蛋，你還是見人就吵架。人家在大街上咳嗽，你跟人糾起來，因為你的狗在太陽下面睡覺被他一咳咳醒了。真的，你不是有一次跟一個縫紉打起來，就因為他沒到過節就把新衣服穿上，你還跟一個人揍起來，因為他穿了新鞋還繫着舊鞋帶，你却看着不順眼？就你，你還教訓我不要打架！

班 （睜得他在胡扯，微笑望他）如果我像你那麼好打架，我早就叫人弄死了。

墨 自然嘍！傻瓜嚟！

班 天哪，凱布的人來了。

墨（嘲諷）地呀，我可不在乎。

（梯墨與跟隨人上。）

梯（對身後的人們）喂，跟緊點，我要找他們說話。

（對墨和班）先生們，好啊，我要找你們一位說句話。

墨就跟我們一位說一句話？（挑弄）再加上一點好不好？一句話再饒一拳。

梯（點頭）那倒容易，只要你惹上了我。

墨不用我惹你，難道你就不能來惹我？

梯（嚴重）墨故求，你跟柔蜜歐總是一唱一和，——

墨（找着了爭端）一唱一和，甚麼，你把我們當做唱曲子的麼？你要把我們看成賣唱的，我就露兩手武的給你瞧：這就是我拉琴的弓子；我要你跟着這弓子跳。哼，一唱一和！

班（息事寧人）喂，此地是大家來往的街道！

找一個僻靜的地方冷冷地談，

要不分開就算，你看多少眼睛瞧着我們。

墨 眼睛原來爲着看，讓他們瞧好了，

我是不能爲着別人高興動一動，嗯，（瞪眼）就我！

〔柔蜜歐上。〕

梯 （瞥見，回頭對墨）

先生，我們兩個打不上架，我的人來了。

墨 （還是不休，曉得他指柔蜜歐）

你的人？他沒穿你的衣服，你的人？

你要講打，他會侍候你，

那麼，大爺，你才可以叫他「你的人」。

梯 （不理他，對柔）

柔蜜歐，我沒有再好的名詞來稱你，——你是個流氓。

柔 梯暴，你這樣稱呼我，我真會動怒的！

不過我必須受你，這理由叫我發不得脾氣；

我不是流氓；所以再見；你是不認識我。

悌 小子，你再說得好聽，我還是忘不了

你對我的損害，來吧，拔出劍來殺！

柔 我再三聲明我決沒有損害過你，

我愛你，我愛得你想也不想不明白，

這理由以後你會知道。

所以，好凱布，這個性我覺得比自己的性還親，

你就別打了。

（大怒）

哦，這種冷靜，無恥，下流的屈服！

來，讓劍來替我說話。

〔拔出劍。〕

佛暴，你這貓崽子，你還不動？

佛（不曉得爲何他反爾發怒）你要跟我怎麼樣？

墨貓崽子，人說貓有九條命，我先宰你一條，剩下八條，你怎麼來，我再怎麼狠狠地收拾你。把劍抽出來，緊緊拿着劍把，快快，小心我的劍就刺穿了你的嘴吧。

佛好，我奉陪。

〔拔劍。〕

墨故求，聽話，把劍收起來。

佛來吧，領教你那一手。

〔他們刺起來。〕

柔龔浮柳，拔出劍來，打下他們的劍，（拔劍）

先生們，丟人那，別這樣亂來。

〔插身他們中間。〕

佛暴，墨故求，大公明令禁止在梵羅那街上動手的。

停手，悌暴！啊，墨故求！

〔轉瞬間墨故求被刺傷，悌暴和他的黨徒們避去。〕

墨 我傷了。（二人扶他）

你們這兩個倒霉的世家！我完了。

他走了，沒有受一點傷？

班 怎麼，你真傷了？

墨 噫，噫，一點，一點破口，不過這就夠了。

我的下人呢？快去，混蛋，找個大夫來？

〔小廝下。〕

柔（安慰）勇敢點，朋友，傷並不大的。

墨（苦笑）哼，不大，沒有井那麼深，也沒有教堂的門那麼大，不過這就夠了，很夠了。明天你要找我，你只有到墳裏去找了。我知道在這個世上我的性情有點急躁，你們這兩個倒霉的家！（恨恨）一個狗，老鼠，貓，耗子，居然把人治死了！這個

流氓，土棍，胡吹牛，他懂得甚麼劍術！——可你們爲甚麼要夾在當中，（望柔）

我就是在你的胳膊下面才招上了他的劍。

我原來是想叫你們不打。

墨 班浮柳，把我先抬到人家裏，（低微）

我怕我要暈過去了，你們這兩個倒霉的家！

爲了你們我變成了泥土，

我受了害，受了害，爲着你們！

（班浮柳扶墨故求下。）

柔 這個人是大公的近親，也是我的好友，

爲着我，他受了致命的創傷。

我的聲名也被悌暴一場羞罵損壞，

而悌暴只做了我一點鐘的親戚。

哦，可愛的幽麗葉，爲着你的美我變成柔弱無能，

爲着你我喪失我鋼鐵一般的性情！

〔班浮柳再上。〕

班 哦，柔蜜歐，柔蜜歐，勇敢的墨故求死了，

這個仗義的魂靈升上了天，

太促了，他離棄了人間。

柔 黑暗的命運從今天起就主宰着將來，

這是禍害的開始，恐怕日後還有禍害。

〔佛暴再上〕

班 瘋狂的佛暴又回來了。

柔 他活着，勝利！（陰鬱）黑故求被他殺死。

算了吧，好心的顧慮，

讓眼裏冒着怒火，讓瘋狂現在做我的領導。

〔轉對佛暴，盛怒。〕

那麼悌暴，你方才叫我流氓，
現在你再把那名詞收回去！

因為墨故求的魂靈就在我們頭上，

他等着你陪他一同上天堂：

不是你就是我，要不就兩個陪他一道。

悌 哼，你們兩個原是一唱一和的朋友，

陪他一道的自然是你。

柔 （劍一舉）

只有問牠才能知道！

〔他們兇猛地鬥起來；悌被柔蜜歌一劍刺傷倒下。〕

〔人聲鼎沸，漸行漸近。〕

班 （焦灼）

快走，柔蜜歌，走，走！

人都來了，悌暴死了。

別站在那兒發呆，你要是叫他們逮着，大公會處你死刑的，走吧，快走，走！

柔 哦，命運真把我玩弄得苦！

班 （猛地推他一下）你還站着幹甚麼？

〔柔蜜歐覺醒，倉惶遁下。〕

〔市民等跑來。〕

第一市民 （緊張）

殺墨故求的人跑到哪兒去了？

悌暴那兇手到甚麼地方去了？

班 （鎮靜，指着）

那裏躺着的就是悌暴。

第一市民 （望了一下死屍，走到班面前）

走吧，先生，跟我去。

我用大公的名義控告你，走。

〔侍從們簇擁着大公上；猛泰，凱布和他們的夫人，僕役等慌慌張張上。〕

大公（盛怒）

這次鬥架是哪些混賬東西開的頭？

班（肅敬）

哦，高貴的大公，我可以說出

這次不幸的惡鬥裏的前後種種。

躺着的人殺死了墨故求，

可他又被柔蜜歐殺死。

凱布夫人（看清面孔）

哦，悌暴，我的姪兒！我哥哥的好兒子！（呼號不止）

哦，大公！啊，姪兒啊！（對凱布）丈夫啊！

哦，血都流到我的親骨肉身上了！

大公，您是公平的，我們流了血，猛秦的人也要抵償。

哦，姪兒啊，姪兒啊！

大公

班浮柳，這種殺人的勾當是誰開始的？

班 這裏死了的悌暴是柔蜜歐親手殺死的。

不過柔蜜歐對他是好言勸過，叫他想想

這爭執是多麼小，並且特別提醒他

您一向的禁令：這些話都用溫和的口氣，

平靜的神色說出，膝蓋都灣下來，然而沒有効，

悌暴的肝火來得旺，不聽勸，不聽一點和平的話，

就一劍向墨故求的胸膛刺過去；

墨故求立刻動了氣，你既來我也往，

滿不在意地用一隻手把他的劍推開，

另外一隻手也拿起劍刺回來，

梯暴跟着又打個回手：這時柔蜜歐大叫，

「朋友們，放手，朋友們分開！」話沒說完，

他的胳膊好靈，先把他們倆個的劍打下來，

然後就站在他們二人中間；想不到

梯暴順着柔蜜歐的臂下暗地冷不防，

給墨故求狠狠地一劍，就立刻跑走；

誰知不久他又轉回來又找柔蜜歐。

這時柔蜜歐滿心憤恨，就想報仇，

閃電一樣地兩個人就動了手；

因為還沒有等我拔出劍來分開他們，

梯暴已經死在地下；

柔蜜歐看見人倒了，才轉身跑掉：

這都是真話，班浮柳敢拿性命担保。

凱布夫人

他是猛泰的親戚，

感情讓他偏心，他說的都是假話！

這次殺人真黑了心，他們一面有二三十個動手，

二十把劍殺死一個人。

我伸冤請求公平，大公，你一定得准，

柔蜜歐殺了悌暴，他不能活着。

大公

柔蜜歐殺了他，（指悌暴）他可殺了墨故求；

誰來替墨故求伸冤呢？

猛泰

大公，懲罰輪不到柔蜜歐，

他是墨故求的朋友，

他雖然有過，可他殺的人，慘暴，
正是法律要辦的對頭。

大公

爲着他這樣的罪過，我立刻要把他送到遠處充軍；

你們結仇結恨，如今也把我扯上，

我的骨肉爲着你們粗暴的惡鬥也喪失了性命。

但是我要給你們一次重重的懲戒，

讓你們悔改，記着連我也受了害；

任何原有說情我都不聽；

眼淚，請求，也搬不轉做錯的事情；

所以不要用這些，讓柔蜜歐趕緊走，

不然，抓着了，那就是他死的時候。

把這屍體搬開，一切都遵照我的吩咐；

仁慈也能殺人，如果殺了人還得到饒恕。

〔全體下。〕

第二景

梵蘿那——凱布的花園。

幽靈葉上。

幽
飛奔吧，駕着太陽的火馬

快快把他拉回西方的家，

因為趕車的神會一鞭一鞭地打你，

好叫你立刻帶回有雲光的夜晚。

黑夜，你就展開你密密的帳幕吧，

你的帳幕下才是愛情的世界。

那時愛神會霎着眼笑，

沒有人看，沒有人說，

柔蜜歐就跳進了這懷抱。

愛人的美麗放着光，

他們就看見那條歡樂的路；

在深夜豈不更合適，

愛情如果是盲目？

來吧，沉肅的夜晚，

你是女人，穿着黑色的衣服，

你懂得如何教我輸去處女的天真，

在這場可喜又可怕的大輸贏裏。

你的黑袍在我面前飄展，

籠罩着我跳動的心，

等待那說不出的情感喚醒我的勇氣，

知道再無須害羞，真愛就得純真。

來吧，夜晚，來吧，柔蜜歐，你是半夜的陽光，

因為你睡在夜色的翅膀上，
會比烏鴉背上的雪還要白。

來吧，溫柔的夜晚。來吧，

溫存的深夜，給我我的柔蜜歐，

真是，如果一天他死了，

把他碎成多少粒小小的星星，

他會使天空這樣的明淨，

叫全世界愛上了夜晚，

永遠覺得日光刺眼。

哦，我買好愛情的房屋，

可還沒有真得到，

雖然我賣給了人，

也還沒有給人享受着。

日子真長啊！像小孩子在過節的前一晚

看見了新衣服不能穿，是一樣地不耐煩哪。

——哦，我的奶媽來了。

（奶媽匆匆拿着繩子上。

她一定帶來了消息，天上的音樂

會從人的口裏奏出，只要提一提柔蜜歐這個名字。

那麼，奶媽，有甚麼消息？你手裏拿的是甚麼？

柔蜜歐叫你拿來的繩子，是不是？

奶
噫，噫，是繩子！

（痛苦萬狀，扔下繩子。

幽
怎麼啦？出了甚麼事？你爲甚麼扭着自己的手？

奶
（大慟）

啊呀，不得了啦！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

我們完了，小姐，我們完了。

不得了啦！他不在啦，殺了，死了！

幽 (不信)

天會這樣殘忍麼？

奶 (一味傷心)

天不會，可柔蜜歐會啊，

哦，柔蜜歐，柔蜜歐，誰會想得到？是柔蜜歐，你呀！

幽 (焦灼，無可奈何)

你存的甚麼心腸要這樣折磨我？

這苦刑是該在悲慘的地獄裏叫吼。

是柔蜜歐自殺了？你只要說一聲「是」，

這一個字就會把我毒死，

比毒鳥的眼睛，那能制死人的目光還要兇惡。

我也離開人世，如果你說出這一聲「是」！

不然讓你說出「是」的人，她的眼睛也從此緊閉。

如果他真死了，你就答應，不然，就告訴我「沒有」，
短短的回答就肯定我的幸福與否。

奶

我看見那傷，親眼瞧見那傷，

上帝可憐哪！——就在他那寬寬的胸口！

好傷心的屍首，好慘的屍首，

白呀，白得像灰一樣，整個浸在血裏，

整個是一塊一塊結乾的血，我看見都暈過去了。

幽

啊，碎了吧，我的心哪！還剩下甚麼？

如果他已經沒有，就都毀掉吧，從此眼睛進了監牢，

再也不必想自由。（低頭）

地也可恨，你不如就在自己的土裏死亡，

從此不要轉動，跟柔蜜歐在一個棺木裏埋葬。

奶

哦，悽暴，悽暴，我最好的朋友！

哦，溫雅的悌暴，規矩的好人！
怎麼會我還活着，看到你會死了呢？

幽

（更不相信）

哪裏到來的暴雨狂風把天地都翻個顛倒！
怎麼，柔蜜歐被人殺了，悌暴也死去，
我最愛的表哥，我更親的好人，一個都沒有留？
那麼你這報喪的號聲，吹吧，把世界都吹成黑暗，
如果這兩個人都死去，這世上還有誰忍心肯活？

奶

（才說出來）

悌暴死了，柔蜜歐也充了軍，
柔蜜歐殺了他，就被驅逐出境。

幽

（震駭）

哦，天！——是柔蜜歐的手，他親手殺了悌暴？

奶 是啊，是啊，天哪，就偏偏是啊！

幽 （感情奔湧）

哦，蛇一般的心腸，你怎麼偏有花一般的面貌！

可怕的齊龍偏偏守着這麼一個可愛的洞？

美麗的暴君，是天使也是鬼魔！

烏鴉披着鴿子的羽毛！

看着是羊，心裏是豺狼！

最神聖的皮表藏着可鄙的內容！

你裝得像！心裏却是兩樣！

是個橫行的聖人，堂皇的惡棍！

哦，天哪，如果你把魔鬼的精神放在肉身上

造成人間這麼甜美的一個樂園，

那麼地獄裏你還能放些甚麼才把地獄造成？

一本書裝訂得那樣好，

誰想到裏面會這麼醜？

哦，金碧耀煌的宮殿裏

居然藏着這麼可怕的欺騙。

奶

（毒罵）

不要相信吧，

不真不誠，才是男人！

個個說話不算話，個個虛假，個個是騙。

（忽然）咦，我的人呢？我要暈，給我點水！

這些災難，這些悲痛，這些苦都把我磨老了。

柔蜜歐啊，早晚你羞辱你的祖宗啊！

幽

（突轉）

你舌根會爛的，這樣咒我的柔蜜歐！

他生來就是高貴，怎麼會羞辱？

在他眉上羞辱就會害羞，不能停留。

因為他的眉間是榮譽的寶座，

萬方的人都來瞻仰。

我真是禽獸啊！方才，那樣責罵，對他！

奶
(不懂)

殺了你表哥的人你還說他好麼？

幽
(滿腔赤誠)

做了我丈夫的人我能說他壞嗎？

啊，我的愛夫，誰還能說你好。

連我，剛做你三點鐘的妻子已經毀謗了你的聲名？

不過爲甚麼，你這個壞人，你要殺死我的表哥？(轉念)

哦，不然，說不定我那壞表哥，就會殺死了你！我的愛心。

那麼就不要流了，這糊塗的眼淚，

淚水是爲着不幸才流的，

如今却錯用在喜事上去了。

現在我已明白，我丈夫活着，悌暴原來要殺死他的；
但是悌暴死了，可原來是他，要殺死我的丈夫。

這都是安慰呀，我爲甚麼還哭？

不過那一句話比悌暴的死還刺傷我的心，

我想忘掉，但是，咳，忘也忘不了，

像罪人想他所犯的罪那樣刺痛着心；

「悌暴死了，柔蜜歐也驅逐出境！」

「驅逐出境」，哦，這句話就等於殺死了十萬個悌暴啊！

光是悌暴死了，這災難也就罰我罰個夠；

假若災福的來到定要成雙，

就這樣不好？叫她說，「悌暴死了，

你家裏的人也跟着一塊兒死亡。」

那麼幾年的悲慟也可以把這痛苦挨過。

但是如今悌暴死後還有更大的災難！

「把柔蜜歐驅逐」，只這一句話

就是父親，母親，悌暴，柔蜜歐，幽麗葉，

一齊被害，一齊死掉。「把柔蜜歐驅逐」！

無限的災難哪，這話裏面的含意多沉重，

這死氣沉沉的苦，又哪是話能說得清？

奶媽，我的父親，母親在哪裏，現在？

奶
哭呢，守着悌暴的屍首傷心。

你找他們麼？我帶你去。

幽
讓他們拿淚水來洗他的傷口，他們哭得夠了，

我的淚要爲柔蜜歐的事情流。

把這些繩子拿起來吧；可憐的繩兒你也受了騙，

你同我都是，因爲柔蜜歐啊，再也不能見。

他原來把你用做走到新房的路，

如今我死了，還是處女，可又是寡婦。

〔拿起繩子，傷憐。〕

繩兒，你來吧，奶媽，你也來，

我要躺在我結婚的新床，

但是，是死，不是柔蜜歐睡在新娘的身旁！

奶

〔着急，撫慰〕

回到你的房間去，我去找柔蜜歐來安慰你，

我知道他的地方。

聽着，今天夜晚柔蜜歐準來，

我去找他。他就藏在神父的神堂。

幽
(驚喜)

哦，把他找來，把這個戒指帶給我的好愛，
叫他快點，來跟我做最後的見面。

(二人同下。)

第三景 梵蘿那

勞蓮思長老苦修的密室，

勞蓮思長老走進。

勞（對着柔蜜歐藏身的地方）

柔蜜歐，出來，出來，先不要怕，

苦惱愛上了你的才能，你如今跟災難成了婚。

〔柔蜜歐出。〕

柔 神父，有甚麼消息？大公定下我甚麼罪？

又有甚麼不幸等待我，我還沒有知道？

勞（慈愷）

我的孩子，你已經嚐得太多了橫逆的遭遇，

我又帶來大公對你判決的消息。

柔 (絕望)

還用甚麼判決，還不是死。

勞 他的判決真是寬厚，他不判你死，只把你驅逐。

柔 (驚懼)

啊，驅逐——慈悲點說，你不如說「死」

因為放逐的顏色比「死」還吓人：可不要說「驅逐。」

勞 (勸解)

從此以後把你從梵蘿那驅逐出境。

不過忍耐一點，孩子，世界是大的，也是自由。

柔 (痛苦)

出了梵蘿那的城牆還有甚麼世界？

有的就是痛苦，煎熬，煉火同地獄。

所以驅逐就是驅逐到世界之外，

趕到世界以外不就是死？

那麼驅逐就是死換了一個名字，

把這種死叫做「驅逐」，說得好聽，

這是用黃金的斧子砍掉我的頭，

一斧子殺死了我，你還在笑。

勞 哦，可怕的罪孽！好愚蠢！一點也不知恩！

你的過失，按照法律，應該是死，

但是仁慈的大公偏向你，撇開了法律，

硬把兇惡的死字改成了「驅逐」。

這是多深厚的仁慈，你還不能領會。

柔
(狂熱)

這是長期的苦刑，哪是仁慈？

幽麗葉在哪裏，哪裏就是天堂！

在此地是貓是狗，哪怕是老鼠。

任何甚麼輕賤的東西都能望得見她，

就等於在天堂裏活着，而柔蜜歐不能，

蒼蠅都比柔蜜歐活得高興，

體體面面，可以跟她獻着慇懃，

他們可以在幽麗葉雪白的手上溫存，

並且在她的唇上偷到永遠幸福的吻，

她會羞紅了臉，她是這樣純潔和貞淨，

連蒼蠅沾着她都以爲是罪過。

但是柔蜜歐不能；他驅逐出境！

這個蒼蠅做得到，而我偏要急急忙忙地逃奔。

他們才是自由人，我是放逐的罪犯！

那麼你還能說「驅逐」不是死刑？

難道你沒有調好的毒藥，磨快了的刀，

任何立刻死去的方法，管牠是多麼卑鄙，

就必須用「驅逐」這兩個字來殺掉我？驅逐出境？

哦，長老，是地獄裏的冤鬼才用這幾個字，

隨着這幾個字，就是一片哭號的聲音。

你是聖徒，你是聽一切苦痛懺悔的神父，

你是有罪便能赦免的先生，你又說是我的朋友，

你怎麼忍心用「驅逐」這兩個字

一刀一刀地割下我的肉？

勞 你這個瘋了的人，聽我說一句話。

柔 哦，你還是會提到「驅逐出境」。

勞 你怕聽這幾個字，我就傳給你一付盔甲來防禦，

這是苦難中的甘露，是哲學，

也會安慰你，雖然你已經是驅逐。

柔 你還說「驅逐」？滾開吧哲學！

除非哲學會變了一個幽麗葉，

改換了一個城，顛倒了大公的命令；

這幫不了忙，說不服我，談也無用。

勞 我看瘋了的人是沒有耳朵的。

柔 你想怎麼會有，如果聰明的人沒有眼睛？

勞 那麼讓我跟你談談你的處境。

柔 你感覺不到的你就不能談。

如果你像我一樣地年輕，幽麗葉是你的愛人，

剛結婚一點鐘，悻暴就殺死，

愛得像我一樣地瘋顛，也像我似地被驅逐，

那才配說話，那你也會撕爛你的頭髮，

滾在地上像我一樣，要鑽進去。
這還沒有挖好的墳墓。

〔裏面有人敲門。〕

勞 起來吧，有人敲門；柔蜜歐，你先藏起來。

柔 不，不藏，除非是傷心的嘆息，
像霧色一樣遮住了尋找我的眼光。

〔扣門聲。〕

勞 你聽，又在敲門，——是誰？

柔蜜歐，起來，快去！

還這樣會被逮去的。（對門喊）
等一下啊！（又對柔）站起來。

〔扣門聲。〕

跑到我的書房裏。——（應門）

就來了！（望着柔不肯動）

天哪！你這是甚麼糊塗心思！

〔又對門應聲。〕

我來了，我來了！

〔扣門聲。〕

誰敲門敲得這樣兇？

（對門喊）你是哪兒來的？你幹甚麼？

奶
（在台內）

讓我進來，你就會曉得我來幹甚麼，

我是從幽麗葉小姐那兒來的。

勞
（寬心）

好了，那麼就進來吧。

〔奶媽上。〕

奶 (匆匆)

哦，好心的長老！告訴我，好心的長老，

我小姐的丈夫在哪兒？柔蜜歐在哪兒？

勞 就在那兒，地上，哭得都醉了。

奶 哦，他就跟我們小姐一樣，簡直跟她一樣！

勞 哦，深沉的痛苦，可憐憫的情景！

奶 她也是躺在地上，哭一陣，說一陣，又說一陣又哭一陣。

(對柔) 站起來，站起來，是個男人就站起來：

爲着幽麗葉，爲着她，起來站着；

你爲甚麼叫得這樣可憐哪？

柔 奶媽！

奶 啊，算了！算了！再怎麼樣也不過是一死。

柔 (慢慢清醒)

是你剛才說過幽麗葉！她怎麼樣了？

她是不是把我當做老早就殺過人的罪犯？

我殺了她很近的骨血，

我們剛剛開始的幸福也有了污點。

她在哪裏？她怎麼樣？

我那祕密的妻子又怎麼樣提到這就要完結的愛情。

媽

哦，她沒有說甚麼，就是哭，哭；

一會兒撲在她的床上，一會兒又跳起來，

叫着悌暴，可一時又喊着柔蜜歐！

把自己摔在床上。

柔

（點頭）

是啊，彷彿我那名字就是殺人的彈火，

已經放射出來殺害了她，

因爲叫那名字的人的手就殺死她的親屬。

哦，告訴我吧，長老，

在我身上是哪一塊齷齪的地方

住着我的名字？告訴我，

我就一刀砍倒了這可恨的房屋。

〔抽出刀來。〕

勞（一把攔住）

住手！你還不顧一切的！

你是男子麼？你的樣子是像的，

你的眼淚可是女人氣，你這粗野的行爲

像野獸的瘋狂的衝動；

看來像男子，實際是個糊塗的女人。

你既是男又是女，更是個四不像的野獸。

你真叫我吃驚，老實講，

我原來以爲你的性情是溫和的。

你不是已經殺死了悌暴麼？爲甚麼再殺你自己？

你這樣把恨發洩在自己身上，

你也就殺死了跟你相依爲命的愛人。

你爲甚麼怨天恨地亂罵你的出生？

你生在天地之中，這天，地，生命在你身上成了一體，

你怎麼能說丟就丟，說毀就毀？

啐！你真是空有了你這一付形狀，愛情同聰明。

你像一個放高利貸的，不知正用你的財寶，

你原該用牠們來裝飾你的外表，你的情愛同聰明。

你這高貴的模樣簡直是蠟做的空殼，

裏面缺乏男人的勇敢。

你爲了愛也有過滙誓山盟，但我看是一片假，不然爲甚麼你原想培植你的愛，如今却來殺害？

你的聰明原是你外表同愛情的裝飾，現在做不了裝飾，自己也成了醜怪。

像火藥放在新兵的槍筒裏，

因爲自己的糊塗點着了火，

原來爲防禦敵人的，現在却傷害了自己。

起來，漢子，你的幽麗葉還活着呢。

爲着她，你才最近又有了生氣！

這你不是幸福？悌暴原要殺死你的，

但是你把他刺死。這你不也是幸福？

法律原該判你死刑，現在偏愛你，

只把你驅逐，這你不更幸福？

一堆一堆的幸福降在你的身上。

快樂穿上最美的衣服要來做你的朋友，
而你偏像一個不懂事，愛生氣的女孩子，
撇着嘴要把你的愛情跟幸運趕走。

小心，小心，這樣的性情會有很壞的結果的。
去，你應該去找你的愛，

爬進她的臥房，好好地給她安慰，

不過留神，不要等到守夜的都來了才走，
因為那樣你就到不了曼陀。

在曼陀你就住下去，我們會找着機會
來宣佈你們的婚姻，勸解你們的朋友，
請求大公赦免，再把你召回。

那時你的快樂會十萬倍二十萬倍，

比起今日你悲悲痛痛地出走。

你先去，奶媽，替我問小姐好

叫她催着全家早點上床，

哀痛自然也會叫他們早睡。

告訴她，柔蜜歐就來了。

奶 哦天，我可以在這兒待一夜晚

聽這些道理，哦，真是有學問哪！（對柔）

少爺！我就告訴小姐，說你就來。

柔 快去，千萬！並且告訴她預備着如何罵我。

奶 哦，少爺，這兒是她叫我交給你的一只戒指。

少爺，快點吧，快來，天色已經不早。

（奶媽下）

柔 這一下的變轉給了多少安慰！

勞 快去吧，再見，這就是你的情形，

要在守夜的沒來以前就走，

不然就等到天亮變了裝離開

你暫時住在曼陀，我會找着你的下人，

讓他隨時報告你此地的情況，

把你的手給我，不早了，再見，珍重。

柔（握着勞的手）

要不是無限的快樂引着我去，

那才悲痛，這樣倉促就跟您分離。

再見！

〔二人同下。〕

第四章 梵蘿那

凱布家中

凱布與其夫人偕霸禮上。

凱 公子，現在發生這樣不幸的事情，

我們簡直顧不得來勸我們的小女。

你曉得，她和她的表兄悌暴感情很好，

我也十分地愛他！

（感觸）噫，我們生下來早晚也是死。

現在很晚了，今夜小女不會再下樓；

真地，如果不是爲着你來，

我也早早地就上了床。

霸禮（生澀）

是，我也知道這悲痛的時期不是來求婚的時候。
那麼，晚安，夫人，請您爲我向令媛問好。

凱布夫人

一定，明天見早就可以知道她是甚麼心。

今夜她已經關上了門，

把自己鎖在深沉的哀痛裏。

凱

(忽來豪氣)

霸禮先生，好，我就冒險把我孩子的愛情

從我手裏呈送給你。

我想無論如何她會服從我的話，一定，沒有問題。

夫人你沒睡以前先去找她，

告訴她，霸禮我們的半子，對她的愛慕；

叫她，你記住，在下星期三——

不過等等，今天是甚麼日子？

霸 星期一，老伯。

凱 星期一！哈，哈！星期三可就太倉促。

那麼就定了星期四，好了，星期四，你告訴她，

那一天她就跟這位勳貴的爵爺成婚。（對其妻）

你可來得及？這樣快你喜歡麼？

不要太鋪張，就請幾位朋友；

因為，想想，悌暴剛死了不久！

他是我們的近親，如果我們歡樂過度，

別人會說我們太不把他放在心裏。

所以我們就邀六七位朋友，

點輟點輟也就夠了。（對霸禮）

那麼你覺得星期四怎麼樣？

霸 老伯，我恨不能星期四就是明天。

凱 好了，你先回去，就定在星期四吧。

沒睡以前，夫人，你先找幽麗葉一談，

叫她準備好，在結婚那一天，

再見了，爵爺！掌燈，送我到我的臥房。（對霸）

請先去吧，哦，真是很晚了，很晚了，

怕不到一會就該天亮了。

晚安，爵爺。

〔同下。〕

第五景 梵蘿那

凱布的花園。

味爽，涼台上走出柔蜜歐和幽麗葉，立在窗口前，風吹來，鳥聲唧唧。

幽 (依戀)

你就要走麼？還沒天亮呢！

這是夜鶯叫，不是百靈鳥，

刺痛我愛的耳鼓，吓着我的愛。

她每夜都在附近石榴樹上唱，

相信我，愛，那是夜鶯。

柔 (微嘆)

方才叫的是百靈鳥，叫醒了早晨，

不是夜鶯；看，東面淡淡地散開了白雲！

甚麼亮光這樣惡，在雲邊上嵌鑲？

夜晚的蠟燭已經燒乾，歡樂的天明

提着脚尖在霧漫漫的山頭上站。

我得走，爲着活；或者死，留在此地。

幽
那亮不是天明，我知道，我，

那是太陽吐出來的流星，

做你今夜的火把，

一路照你到了曼陀；

所以再待一陣，走——你還用不着！

柔
(低沉)

就讓他們把我逮去，我願意去死，

我心甘情願，爲着你我願意留。

我就說那淡淡的天光不是清晨的眼，

那是新月的眉毛，銀灰色的亮。

也不是百靈鳥，儘管他歌唱

在天空裏，高高地就在我們頭上。

我口裏說走，滿懷的牽掛還是想留：

那麼，死，歡迎你來！幽麗葉說好，那就能夠。

怎麼樣，我的心？我們談下去；這不是白天。

幽
（幕地）

這是啊，是啊！走吧，不能再留戀！

這百靈鳥叫得這樣不中聽，

啞着喉嚨，好刺耳的聲音。

人說百靈鳥的聲調最甜美，

哪裏是？是他生生地把我們分開！

人說百靈鳥換過來癩蛤蟆的眼，

那麼，你們爲甚麼不把聲音也換一換？

因爲這聲音從懷抱裏驚起來我的愛，

像破曉的獵歌追着你離開。

哦，現在走吧，天空一點一點地亮！

柔
(點頭)

噫，一點一點地亮，

一點一點地黑起來是我們的災殃！

(奶媽慌忙上。)

奶 小姐！

幽 奶媽？

奶 太太，你的母親就要來了，天亮了；小心，不要大意。

(走出。)

幽 那麼，窗戶，打開吧！

讓白天進來，讓生命出去。

柔 再見，再見！再一次擁抱，我就下樓。

〔二人擁別後，柔蜜歐由涼台上跳下。〕

幽 （由樓上追望，急促）

你就這樣走了？我的愛，我的丈夫，我的好朋友！

我要每一點鐘都得到你的信息，

因為對我，一分鐘就有多少天那樣長久。

哦，天，照這樣算法，等我再見我的柔蜜歐，

我的歲數該多大了！

柔 （在涼台下）

再見！我一定，有機會就托人帶信，

帶給你——（頓）我的心

幽 （淚湧出）

哦，你想我們還能見面麼？

柔 自然能！目前這些災難在快樂的將來

就是笑着談的材料。

幽
(寒戰)

哦，天！我的心爲甚麼這樣怕？

我彷彿看見你，或者因爲你在下面，

像一個死人埋進深深的墳墓，

不是我的眼神花了，就是你的臉色慘白。

柔 放心，愛，在我眼裏，蒼白也是你的面容；

傷人的憂慮吸乾了我們的血。保重！保重！

(柔蜜歎緩緩下。)

幽 哦，不幸，不幸的命運，人們都說你善變無恆，

如果你是善變的，你爲甚麼惹上了他，一個這樣有信心的人？

那麼就變吧，善變的命運，

我希望你這樣就不會留他太久，

你會快快地又把他送回。

凱布夫人（在裏面）

喂，女兒，你起來了麼？

幽（驚醒）

是誰在叫我，難道是我的母親？

她這麼晚還沒有睡？還是起得這樣早？

有甚麼意外的事情叫她到此地來？

（凱布夫人上。）

凱布夫人（望着她的面色）

幽麗葉，你怎麼啦，現在？

幽 母親，我不大好。

凱布夫人（不耐心地勸慰）

還爲着你表哥的死在傷心麼？

你真要用眼淚把他從墳墓裏沖出來？

就是你做得到，你也不能叫他再生：

所以不要哭了，悲痛一陣就表示出你的愛，

但是悲痛太多，只是說你缺乏聰明。

幽（無奈）

這損失這樣痛心，你就讓我哭哭吧。

凱布夫人

可你這樣地哀悼，你所哭，

你所哀悼的朋友並不知道。

幽 這損失在我感到這樣深，

我也只有爲他，不斷地爲他流着眼淚。

凱布夫人

咳，孩子，你哭雖然說是爲着他的死，

但是我看還是因爲殺死他的那個流氓還在活着。

幽

（吃驚）

甚麼流氓，母親？

凱布夫人

不是那個流氓柔蜜歐？

幽

（旁白）

他跟流氓可是有天地的分別，

（佯爲嘲弄）

上帝饒恕他吧！至少我先從心裏饒恕他；

可是沒有人像他叫我的心那樣悲痛。

凱布夫人

那是因爲萬惡的兇手還在活着。

幽
(雙關)

是啊，到不了我的手，

我希望是我，我自己，爲表哥報仇。

凱布夫人

你不要擔心，我們一定得報復。

你就不用再哭了，我要派一個人到曼陀。

這個逃犯就發配在那個方，

我叫人下給他一付兇惡的毒藥，

他就會立刻陪着悌暴到了天上。

這樣我想你就真的滿了意。

幽
(衝出口)

真地，我永遠不會滿意柔蜜歐，

除非我看見了他——死了——

是我的心爲着表哥這樣難過。(註)

母親，如果您能找着了這樣下毒藥的人，

那毒藥讓我來調，好叫柔蜜歐吃了

就能立刻靜靜地睡着。

哦，我的心多麼恨，

聽見了他的名字可不能把他找到，

好把我的愛，爲着表哥悌暴的愛，

表白出來，在殺了他的人的身上復仇。

凱布夫人 (哄她)

好了，你快點去買毒藥，我就去找人，

不過現在，孩子，我要告訴你一件快樂的消息。

幽 真地，是甚麼？您快講。

在困窮當中快樂來的正是時候。

凱布夫人

啊！孩子，你福氣，他真心疼你呀，你的父親。

他想排解你的憂愁，就看了一個喜氣的日子，

夢都夢不見的喜事，真是你猜不着，我也想不到。

幽

（驚愕，微慚）

究竟是甚麼呀，母親，甚麼日子？

凱夫布人（笑）

咳，我的孩子，就在星期四的大清早晨，

那個年輕，漂亮，華貴的先生，

霸禮爵爺，在聖比得教堂等你，

高高興興地等你做他快樂的新娘。

幽

（鎮靜）

可是教堂也能，比得也能，

說甚麼我也不能做他快樂的新娘。

我奇怪爲甚麼這樣忙，他還沒有來求我，我就得嫁。

我求您，媽，告訴他，我的父親，我現在還不想結婚。

果真要，我就嫁給柔蜜歐，他，您知道我恨，

——也不肯嫁給霸禮。

真，原來是這麼個好消息！

凱布夫人（不悅）

你父親來了，你自己對他說，

看看，你親口說的，他怎樣聽你的話。

（凱布與奶媽上。）

凱布（興高采烈）

太陽落了山，天空不過落下一點潮潮的露水，

可是我的姨姪兒入了土，就落下來傾盆大雨。

怎麼樣，孩子，大雨還沒有停？還在哭？

快哭成了河道啦。在這麼一個小小的身體裏，

你做了船，做了海，又做了風。

我把你的眼叫做海，眼淚是忽起忽落的海潮；

你的身體成了一隻船，在這鹹鹹的海潮裏浮漂；

你的嘆息是陣陣的風，風激起來你的淚水，

淚水又惹起來風，如若再不立刻平靜，

早晚打翻了船，把這小小的身體葬送在暴雨狂風。

怎麼樣？（對凱布夫人）你已經把我們的決定告訴了她麼？

凱布夫人（悻悻）

說了，她說謝謝你，她不肯，

我恨不得這傻瓜嫁到她的墳裏去。

凱布（想不到）

甚麼？你再說明白點，說明白點。

啊？她不肯？還說謝謝我？

好驕傲啊！難道她不覺得她的福氣？

像她這麼個樣子，我們居然爲她找着了

這麼一個體面人跟她結婚？

幽 您找着了，我並不覺得驕傲，

我倒是感謝您爲我找。

如果我恨這個人，我怎麼能覺得驕傲？

不過卽便是恨，我也感謝，

因爲您原來也是爲着對女兒的慈愛。

凱布（暴燥）

好啊，好啊，你這張會辯的快嘴！

甚麼？「驕傲」？「我又謝謝你」，

「不謝謝」，「我也不驕傲」？

你這個小東西，你也不必來那一套「謝謝我」，

你也不必對我甚麼「驕傲」「不驕傲」。

在星期四那天你就把你這塊賤肉預備好，

跟霸禮一同進聖比得教堂，

不然我用囚車也把你拉到那裏。

滾開，你這臉上都發了青的死肉，走，這下流貨！

你這討厭的臘油臉。

凱布夫人（對其夫）

去！去！你怎麼？你是瘋了？

幽（跪下）

好父親，我跪着求您，

您只耐心聽我一句話。

凱布（狂怒）

你死去吧，你這小賤貨，不聽話的東西。

我告訴你怎麼樣：星期四到教堂，

不然，一輩子，就不用見我。

不要說，不用辯，你不必答覆我，

我手有點癢！——夫人，我就沒想過我們福氣，

上帝還留下給我這一女兒，

現在我看清楚，就這一個已經是太多。

天罰我們才有這種孩子，

叫她滾，下流東西！

奶 上帝保佑啊！（對凱）

爵爺，您這樣罵她，就是您不對啦。

凱 怎麼，要你這聰明婆多嘴！少說，你就少生事！

去，這些話找那些好聽閒話的東西們說。

奶 我不是壞意思。

凱布夫人（對奶）

你就少說吧。

奶（對凱布夫人，不平）

人不能講一講？

凱 少講，這個嘮裏嘮叨的笨東西！

把你這些道理放在愛聽閒話的碗邊上說去。

此地用不着！

凱布夫人

你也太大的氣了。

凱布

天哪！我簡直要瘋了。

白天，晚上，醒着，睡着，有人，沒人，

在家，出外，早晚我的心都在千方百計爲她找人家。

現在難得找着了，一個有身價的君子人，

年輕，貌美，受過高超的教育，

可以說是裝滿了優美的才能，

哪方面都能說是一個理想的男人；

偏偏遇見這麼一個哭哭啼啼的糊塗東西，

不知事務，只曉得哭。人家把寶貝送到她面前，

她居然說，「我不能愛」。「我不結婚」，

「我還太小，我求求您，原諒吧」。

好了，你不結婚，我也原諒你！

你以後愛在哪裏過就在哪裏，

你別住在我的家裏。

你想想，你想明白，我是向來不說笑話的。

星期四就在眼前，把手放在心上想想，

你要是我的孩子，我就把你許給我這個朋友。

要是不肯，那麼你死也好，要飯也好，餓死，死在街上也好，

我跟你說明白，我決不認你。

我以後的財產種種，甚麼也不是你的。

你好好的想去，我決不說謊。

（涵涵走下。）

幽 坐在天上雲光裏的難道不是憐憫？

怎麼就看不出我心裏面最深的悲痛？

哦，我的好母親，千萬不要拋棄了我。

先把這個婚禮延遲一個月，一個星期；

如果您連這都不肯，那就不如把結婚的新床

放在悌暴躺着的那個黑暗的地方。

凱布夫人（冷淡）

你不要對我談，我一句也不願意講。
我不管你，隨你怎麼樣。

〔也走出。〕

幽 哦，上帝！——啊，奶媽，這怎麼辦？

我的丈夫活在人間，

我對他的盟誓都存放在天，

怎麼樣才能把那盟誓取得轉，

除非他死了上天，親手取回來，對我交還。

安慰我吧，給我出個甚麼主意。

噯，天哪，你怎麼對我這麼一個軟弱的人

使出這麼兇惡的毒計？

(看奶媽不做聲)

你怎麼說？沒有一句快樂的話？

總有一句安慰我，奶媽。

奶
(驀然)

老實說，這就是安慰你的話：

柔蜜歐充了軍，他誰也不能認；

要說他找你麻煩，那是決對不成。

就是他能來，那也是偷偷摸摸。

現在事情既然鬧到這樣，

我看最好你就跟那個爵爺結婚。

(滿臉的笑)哦，他才是可愛的君子人，

比起他來，柔蜜歐就是塊洗碗布。

小姐，要說霸禮那一付眼，

鷹的眼也沒有那樣機靈，那麼美，那麼光彩。

我說錯了就受罰。

你這第二次婚姻準幸福。

因為那比第一次的好！

咳，就說不好吧，

反正你第一個丈夫已經死了！

他不能來，你不能去，這不就是死？

幽 你從真心裏說的？

奶 也是從靈魂裏說的，

說假，兩樣我都情願受上帝責罰。

幽 （畫了十字，祈禱這誓言實現）

阿們！

奶 怎麼？

幽 好了，你已經真真是安慰我。

進去吧，告訴母親說，我出了門，

因爲方才得罪了父親，

才到神父的聖堂去做懺悔，

再求神的原諒。

奶
(高興)

好，我就去，這才是個聰明的主意。

(奶媽下。)

幽 天會毒毒地罰她的呀，這個最壞的魔鬼。

還有比這個再深的罪惡？勸我變心，咒罵我的好人！

這一張嘴多少次把他誇得無蹤無影。

去吧，你這個幫手，

從此分開，你跟我的心；

我去找神父，求他把大路明指；

都不成了，我還有辦法去死。

(幽下。)

(註) 此句故做模樣，根據但尼爾 (Daniel) 氏解釋，可有下五種句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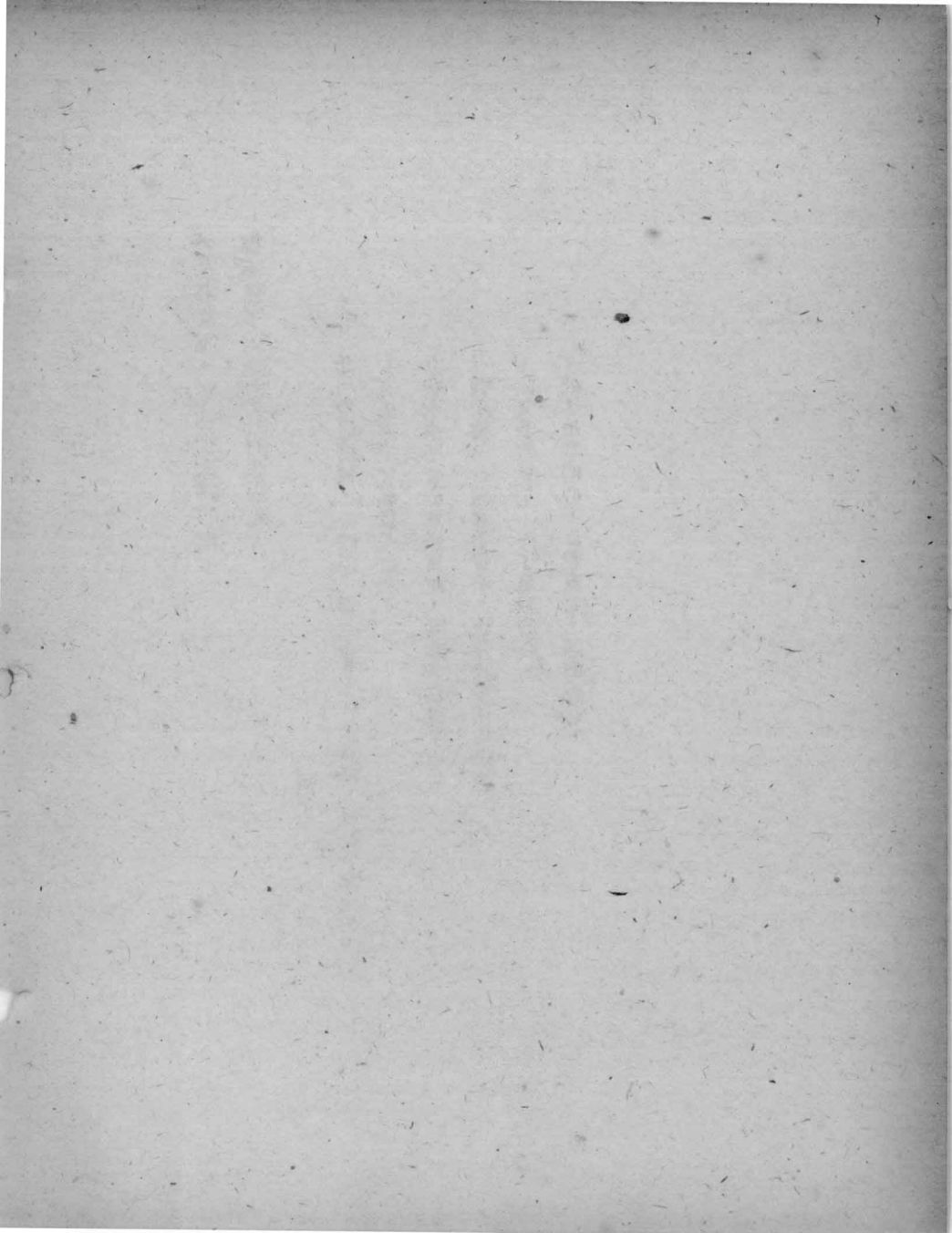
i 我永遠不會滿意柔蜜歐。

ii 我永遠不會滿意柔蜜歐，除非我看見了他。

iii 我永遠不會滿意柔蜜歐，除非我看見他死了。

iv 除非我看見他，死了是我的心。

v 死了是我的心，爲着表哥，這樣難過。



第一景 梵蘿那

勞蓮思長老修道的蜜室。

勞蓮思長老與霸禮上。

勞 星期四，先生，這時間很匆促了。

霸 我的岳父他的意思要這樣快。

而我倒也不是一個願意慢的人。

勞 你說你還不知道小姐是甚麼心腸？

這情形並不順當，我看不算好。

霸 爲着悌暴的死她哀悼得太過份，

我簡直沒有機會談談我們的愛情，

在一個有喪痛的家庭

愛神也不肯微笑的停停腳。

現在他的父親覺出來危險，

她不能再一味這樣憂愁

所以才想起趕緊給我們完婚。

這樣有了人來陪伴，

免得獨自尋愁，

淚自然也不會那樣多的流。

現在你就知道這件婚事爲甚麼要快辦。

勞
(傍白)

咳，希望我不知道這件婚事爲甚麼該緩來。

(對霸禮)你看，小姐到我的聖堂來了。

(幽麗兼面容慘淡走上。)

翁
(莽撞)

真是幸運，在此地遇見了我的小姐，我的愛妻。

幽 (微惱)

先生，到那天結婚的時候，你再這樣叫我也不算晚。

霸 (欣快)

是呀，愛，到了星期四，自然而然地就是。

幽 (望望他)

你說的也許。

勞 (對幽首肯)

這倒也有道理。

霸 (盤問)

你來此地是對神父做懺悔的麼？

幽 (嫌厭，却委婉道出)

要答覆你這種問話，我倒像先對您做一次懺悔了。

霸 (簡拙)

那就不要對他否認，你是愛我。

幽 (意在言外，像是玩笑)

那我先對你懺悔，說我是愛他。

霸

（以爲指的是佛暴）

所以我敢講你也是一樣地愛我。

幽

（莫奈何）

如果我是愛，我想在背後談起

總比當面對你說的價值高。

霸

可憐的人，你滿臉都被眼淚摧殘。

幽

眼淚也沒有從我得到甚麼，

沒哭以前我的容貌就夠難看。

霸

（慇懃）

你這樣說比你的眼淚還對不起你的臉。

幽

（煩嫌，冷冷地）

我的話並不過份，先生，我說的是真，

我說了的，也是我自己的臉。

霸

（狂妄）

你的臉是我的，但是你輕輕就把牠毀謗。

幽

（不耐，意有所指）

也許吧，因為牠已經不是我的了。

（婉轉，對勞）

不知您現在有工夫不？

（望望霸禮，轉對勞）

要不，我在晚禱的時候再來？

勞
（見霸禮正想答話）

我現在正有工夫，心思重重的女兒。——

（對霸）爺爺，我們求您暫時離開一下。

霸
上帝曉得我不敢打攪人們的虔誠。

（轉對幽）

幽麗葉，那麼星期四見早我就來喚你起來，

到那時再見！（想去吻，見幽麗葉避開）

我們就保留這個神聖的接吻。

〔霸禮下。〕

幽 (看他出了門)

哦，快關上門！關了門您再跟我一道哭吧！

(失聲) 沒有望，沒有辦法，沒有一點路可走。

勞 (關好門)

啊，幽麗葉，我已經知道了你的痛苦。

我現在簡直看不出甚麼路。

我聽說你一定要在星期四嫁給這個爵爺，

絕對不能延緩。

幽 長老，您先別說您只是曉得這件事，

除非您能告訴我怎麼樣才可以挽救。

如果連您的智慧都不能幫我的忙，

只要您覺得我的決心還聰明，

〔突然抽出一把匕首。〕

這七首現在就可以幫我解決一切。

上帝把我的心連上柔密歐的心，

是您連上我們的手。

這手有柔密歐的心蓋上了印，

不能再做另外契約的印證，

如果這手會變，這心也背叛，

(舉起七首。

我就殺了他們，(斷然)用牠！

所以，可敬的長老，您閱歷多，

就請教給我一點應急的方法吧！

不然，您看！在憂患跟我中間，

只有這殺人的七首，做最後的裁判，

牠會說您這樣的年紀跟本領不能保護我，

帶我到真正光榮的路上。

別再沉吟了，我的長老，

如果您要說的還不是解救我的方法，

我只有死了。

勞

不用說下去了，孩子！我忽然看出一線希望，

不過實行了這件事也跟避免那件事的危險是一樣。

現在爲着不嫁霸禮你都肯去自殺，

那麼，爲着斥退羞辱

你也就能照做這個跟死也彷彿的方法。

想避免羞辱，也只有跟死做一次往來；

你果若敢，我就給你這個藥方。

幽

哦，只要不嫁給霸禮，

叫我從那面塔上的垛口跳下，都好；

叫我同偷盜的罪犯走在一起，

叫我藏在毒蛇居住的洞裏，

把我跟狂叫的野熊鎖在一處；

或者在夜晚把我幽禁在藏滿死屍的房間，

那裏面到處都是死人的屍骨響叫，

鼻孔裏是死屍腿上的臭味道，

眼前也是掉了下巴，變了顏色的骷髏；

或者叫我走進新做的墳墓，跟死人藏在一件壽衣的下面；

這些我做，沒有一點猶疑，也沒有一點怕，

只要我能爲着我心愛的守着自己，

做他的純潔的愛妻。

勞
好了，不用再講！你就回家，

高高興興地答應嫁給霸禮。

星期三就是明天：

明天夜晚你想法一個人睡在你的房。

千萬不要你的奶媽躺在你的身傍。

〔取出小瓶。〕

你睡在床上，拿出這個小瓶，

把這提鍊的流汁喝掉。

立刻一種冷冷而又昏昏的感覺

竄到你週身的血管。

脈膊也停了，沒有一點平時的跳動，

沒有熱，沒有氣，誰也看不出你是活着。

你嘴唇和臉上的玫瑰也枯萎，

化成慘白的土灰；

你的眼像窗戶閉上，

就像「死」，當他關斷了生命的時光。

你身上每一部份失去主宰，

僵直冰冷，完全跟死去一樣。

就在這種假死的狀態之下，

你就一直渡過去四十二個鐘點，

那才睜眼醒來，就像經過一場甜蜜的好睡。

這邊，當着新郎清早來了，

喚你起來，你已經死在床上。

按照我們家鄉的習慣，

他們會把你穿上最好看的衣裳，

並不遮蓋，放在殯床，

把你抬到那個古老的洞裏，

多少年你們凱布家的屍骨都在那洞裏存放。

同時，在你未醒以前，我會寫信

叫柔蜜歐知道了我們的辦法，

讓他立刻來，我跟他守着你醒轉，

當時，就在那一夜，柔蜜歐把你帶到曼陀。

這樣，就會免掉你這一場羞辱，

只要你有勇敢去做，

不像一般女子那樣怯弱，

也不是一陣的情感。

幽

（忘了一切，伸手）

給我，給我！哦，不要說甚麼怯弱。

勞

（遞給她小瓶）

拿住，你就走吧，希望你堅強，

在這次決斷中，你一定會處處順當。

我立刻派一位長老把我給柔蜜歐的信
趕緊送到曼陀。

幽
(凝神)

愛情會給我力量，
力量就能幫忙。
再見了，神父。

【圖下】

第二景

梵蘿那，凱布家中的大廳。

廳內佈置十分輝煌，僕人們正聽着凱布的吩咐，他身邊立着他的夫人和奶媽。凱布與致淋漓，最易激動，早已忘記自己說過爲哀悼佛暴一切從簡的話。

凱（把一張請客單交給一個僕人。）

在這上面寫着的客人都給我請到。

（那僕人接着請客單匆匆下。）

（興高彩烈，對第二個僕人）

你給我找三十個有手藝的廚子來。

僕人二（也來湊趣）

大人我找來的就不會錯。我挑廚子就看他們會不會張手指頭。

凱（笑着）

你怎麼能看出他好壞呢？

僕 咳，大人，沒有本事的廚子連自己的手指頭都不會舐，所以誰不會舐自己手指頭，誰就別想跟我來。

凱 (笑出來)

算了，快去吧。

(僕人二下。)

這一回我怕我們預備的不算週到了，

怎麼，我的女兒是到勞蓮思長老那裏去了麼？

奶 唵，是的。

凱 (希望)

說不定這個長老會對她有些好處，

這才是一個糊塗，不聽話的丫頭呢。

(幽靈葉上。)

奶 您看，小姐高高興興地做完了懺悔回來了。

凱

(望着幽麗葉)

怎麼樣了？你這個自以為是的，

這一陣子跑到哪兒去了？

幽

(柔順)

我去教自己悔過，不該不順從您跟您的命令，

勞蓮思長老叫我在您面前跪到，請求您饒恕。

(跪下) 饒我吧，我求您，以後我永遠聽從您的話。

凱

(大喜)

快把霸禮爵爺請來，不，還是快去告訴他這個消息，

明天早晨我一定把他們倆個配在一起。

幽

(仰望)

我在勞蓮思的聖堂裏遇見了年輕的爵爺，

一點也沒有越過禮防的界限，

我給了他我可以給的那點情感。

凱 好，我聽見了很喜歡。這樣才對，起來吧。

〔幽靈葉立起。〕

這才是女兒應該有的態度。

好，讓我去找霸禮去。

〔快樂得不知如何是好。〕

喂！我說，還是你去，把他叫到此地。

哦，這個可尊敬的長老，我敢說，

我們一城的人都很受過他的恩德。

幽 奶媽，你同我一塊到我的房裏來，

爲着明天用，你看看哪件合適，

幫我挑一挑我需用的穿戴。

凱布夫人（粗簡）

不用，星期四再說，還有的是時候。

凱 去，奶媽，跟她一同去吧，我們就明天還要到教堂。

（幽麗蕩與奶媽下。）

凱布夫人

招待客人的酒食我看準是不夠，

現在已經到了傍晚。

凱（興奮）

這算甚麼，我來跑。

你放心，夫人，所有的事情準會弄得好。

你去找幽麗蕩，把她好好地打扮，

我今夜通宵不睡，我一個人來，

爲這一回我也做一次管家的太太！

〔看僕人不見。〕

甚麼，喝！他們都跑了！好，我走着去找霸禮，

叫他準備一下，明天。

我的心是出奇的輕鬆，

因為這個任性的女孩子，

居然這樣地順從。

〔同下。〕

第三景

梵蘿那——幽麗葉的寢室。

幽（並沒有看見奶媽手裏拿着的衣服，隨口答應。）

是呀，這些衣服是頂好的，不過，奶媽，

今天夜晚我請你讓我一個人睡吧，

因為我需要多多地祈禱，

好叫上天再來保佑我這一生。

你知道清楚，這一生已經夠不幸，充滿多少罪惡。

〔凱布夫人進。〕

凱布夫人（牽凱布的吩咐來問一聲）

幹甚麼，你們在忙麼？要不要我來幫？

幽（忙忙避開）

不用了，母親，明天所需要的東西，

今天我們已經預備停當：

所以請您，讓我一個人歇息，

這一夜叫奶媽陪您一個通宵。

我想這件事來得這樣突然，

你們手上一定估得滿滿的，沒有一點空閑。

凱布夫人（簡簡單單）

好，到床上去休息，

你現在正需要好好睡一睡。

〔凱布夫人與奶媽下。〕

幽（望她們走出房門，低低地）

永別了！——天知道我們甚麼時候才能見面。

我的血管裏有一種冷冰冰的懼怕暗暗地戰抖，

幾乎完全凍死了我生命裏的火。

（忽然促急）我要把她們叫回來，來安慰我！

（大叫）奶媽！——（低聲）她能在這兒做甚麼？

我這場淒慘的戲需要我獨自去做。——

〔慢慢拿出藥瓶，低緩而沉重。〕

那麼靠你啦，小瓶子！（微頓，望着藥瓶，突然疑懼）

可是如果這配的藥一點也沒有效，

那麼明天一見早我不是就要去做新娘？

〔戰慄。〕

不，不，（拿出匕首）這匕首不肯！就放你在我的身傍。

（尋思）可是如果這是毒藥，是長老

暗暗地配成，有意要害死我，

不然在我這次結婚中，他會喪失了聲名，

因爲他以前已經把我跟柔蜜歐結成夫妻。

我怕是的，可是我想也不會，

他究竟是個公認的有道行的人。

那麼，如果我已經放在墓洞裏，

在柔蜜歐沒有來救我以前，

我醒過來，這才真是可怕呢！

我會不會就在那洞裏悶死，

洞口是那樣髒，從來沒有經過一點新鮮的空氣，

就在那裏，沒等柔蜜歐來到已經活活地毀壞。

要不即使我依然活着，會不會這樣？

〔逐漸緊張。〕

這怕人的想像，又是黑夜又是死，

加上這可怕的地方。

在那洞裏，古老的墳墓，

幾百年來，我們世代祖先的屍骨都在那裏葬埋，

那裏，滿身鮮血的悌暴不過是剛剛入土，

穿着死人的衣服漸漸地腐爛，

那裏，人家說，到了半夜，無數的鬼們都跑來！

〔壓不住的恐怖，呼出。〕

哦呀！哦呀！會不會我老早就醒？

聞着那叫人吐的氣味，像從地下拔出來那死人變成的妖草，

那草自己會叫，人聽見就可以瘋，

在洞裏到處都聽見這叫聲，我也會瘋狂；（喘息）

哦，如果我醒了，我的心竅難道不會昏迷，

我四面都埋伏着這樣可怕的東西？

發狂似地拾起我祖先的腿亂耍；

或者從葬衣下面把四肢不全的悌暴也拖出來？

就這樣顛顛倒倒，抓着我尊嚴的祖宗的骨頭，

像拿着一根大的棒槌，就一槌打碎我這昏亂的腦子！

〔低聲，像是在遠處黑暗中看見了甚麼。〕

哦，看！我像是看見了我表哥的鬼魂

出來要找柔蜜歐，

好報柔蜜歐一劍刺死他的仇！

（大叫）住手！悌暴！住手！

柔蜜歐，我來了！（昏沉沉）

這個我是爲你喝的！

〔她舉藥一口喝下，倒在床上。〕

第四景

梵蘿那——天尚未亮，凱布家中大廳，遠遠教堂鐘聲，雞鳴。

凱布夫人進，後隨奶媽。

凱布夫人（拿着一串鑰匙）

等等，奶媽，把這些鑰匙拿去，多拿些香料來。

奶點心房的人要的是海棗同椴梓。

〔凱布上。〕

凱（興奮）

來，動動，動動！雞都叫了第二遍了，

教堂撞了鐘，現在三點了，

〔對奶媽。〕

安吉利卡，好好再看看那烤肉，別圖省錢。

奶（自以爲是老用人，見凱布高興，隨意亂說）

去吧，您這位管家的老太太去吧。

快到床上睡去吧！這一通宵沒有睡，

我看您明天會病了的。

凱（太高興就不在意）

不，不，可不會呢，從前爲着比這小得多的事

就整夜整夜不睡，也沒有病過。

凱布夫人（諷刺）

是，你年輕的時候，就專門好找女人，

可是你爲這些整夜整夜不睡，我也會整夜整夜守着你的。

（三四個僕人哄哄地手持烤叉，木柴和桶等上。

凱 這個醋瓶子，醋瓶子！——

（凱布夫人奶媽下。

喂，你們，這是些甚麼？

僕人一（翻翻眼）

我也不知是甚麼，是廚子要用的東西，大人。

凱 快拿去，快拿去，

〔僕人一下，他又察看其他物事。〕

嚶嘿！再搬些乾一點的柴來。

去找比得，他會指給你柴在甚麼地方。

僕人二（笑嘻嘻）

我的腦袋，大人，還找得着木頭，

用不着爲這麼個小事麻煩比得。

〔歡歡喜喜地走下。〕

凱 好哇，說得對！這個壞種，

（指下去的僕人，開玩笑）

這一說倒成了木頭腦袋！

（望望）啊呀，天已經亮了！

我看爵爺就要吹吹打打地帶着人來了，
他對我這麼說好的。

〔遠遠樂聲盈耳。〕

我聽見他來了，快來近。

（四面招喊）

奶媽！——太太！——怎麼啦，嘿！——喂，奶媽，我說！

〔奶媽急急忙忙跑上，〕

快去叫醒幽麗葉，快去，把她收拾好，

我就出去，陪霸禮談一談！

快去，快！快點！新郎已經來到了。

嘿，我說，快點去！

【奶媽高聲應聲，一面跑。

【凱布和她同下。

第五景

梵蘿那！——幽靈葉臥室。窗帷未啓，室內幽暗，幽靈葉死了一般躺在帳幔低垂的深床

上。奶媽匆匆進。

奶
(歡天喜地)

小姐，怎麼，小姐！幽麗葉！哼，準又睡死了！我敢說她！

怎麼啦，我的小羊！小姑娘！你看你呀，這個睡懶覺的！

喂，心肝，我叫你呢，小姐！我的愛人！新娘子！

怎麼，一聲也不哼？你先多睡一點也好；

(笑罵)你就睡一個星期都好；反正明天夜晚，

霸禮爵爺準把甚麼都拿出來，叫你一會兒也睡不了的。

(看看還不見動靜。)

天哪！天保佑，她睡得死啊，我可得叫醒她了。——小姐，小姐，小姐！

好了，就請爵爺自己從床上把你弄醒，

那一下就吓着了你嘍！那他才樂意呢。（漸看明瞭）

甚麼，穿好了？穿好了衣服又躺下去的？

我可得叫醒你。（推搖）

小姐！小姐！小姐！（忽然）

啊呀！啊呀！（大叫）救命哪！救命哪！我的小姐死了。

哦，我的天哪！我還活着幹甚麼呀！

嘿，快拿水來嚙，老爺，太太，來呀！

（凱布夫人上。）

凱布夫人

這兒鬧些甚麼？

奶（哭嚙）

哦，傷心的日子啊！

凱布夫人

是怎麼回事？

奶（指着）看吧，

看吧！真是要命的日子啊！

凱布夫人（走到床前張望，撫摸，忽然）

呀，命呀！命呀！我的孩子！我的命！

睜開眼，醒回來吧，不然我也會跟你一道死啊！

救人哪！救人哪！快叫人來救啊！

〔凱布匆匆上。〕

凱 亂喊甚麼？還不把幽麗葉帶出來；

她的新郎都來了。

奶（又哭嚷）

她死了，沒有了，死了！天哪，怎麼過呀！

凱布夫人（哭泣）

怎麼得了啊！她死了，她死了，她死了！

凱（不信）

啊？讓我來看看。（摸着她的手，望着她的臉）

啊，完了，她都冷了；

血脈停了，腿也僵了。

在這嘴唇上生命早早跑開了。

死降臨在她的身上像春天的寒霜，

凍傷了田野裏最甜美的花。

奶 哦，傷心的日子啊。

凱布夫人

好悽慘的時光！

凱 死把她帶去，我好悲慟，

拴緊了我的舌頭，說不出一句話。

〔勞蓮思長老和穿着婚服的霸禮上，後隨樂師，樂聲抑揚。〕

勞 來吧，新娘準備去教堂了吧？

凱 〔哀傷〕

準備去，但是再也回不來。

〔對霸禮〕

哦，我的孩子啊，你結婚的前一晚上

「死」已經跟你的妻子同床：

看，牠躺在那裏，

這麼一朵美麗的花，已經被他摧殘。

〔激動〕死神是我的女婿，死神是我的後人；

他娶走了我的女兒，我也跟着去，

把甚麼都留給他；生命，一切都交給「死」吧。

霸 多久我就指望着看今天早晨她的臉，

難道就給我這種景象看？

凱布夫人

好悲慘，可憐，恨人的日子啊！從來沒有過的淒慘！

可憐，我就留下一個，這麼一個可愛的孩子，

這個可愛的女兒，牠給我快樂，給我安慰，

死神狠心，把她從我眼前搶去。

哦，災星哪！哦，苦啊，好苦的日子啊，

最傷心的日子，最痛，最苦的日子啊！

我，我，——怎麼偏叫我看着了呢！

哦，甚麼日子啊，甚麼日子啊，

恨死人的日子，再也不會有這麼悲慘的日子！

哦，傷心哪，傷心的日子啊！

霸

（忍耐不下，望着幽麗葉）

受了騙了，離了婚了，上了當了，中了計了，被殺死了！

最可厭的死啊，我被你騙了，被你這殘忍殘忍的死整個推翻了。

哦，愛情！哦，生命！哪裏有生？這是死，死裏面的愛啊！

凱
(也和人家喊成一片)

完了，瞧不起了，沒有路了，被人恨了，就了義了，活活地害死了。

一味給人苦痛的運命，你爲甚麼偏偏現在

要毀，毀了我們的大事啊！

哦，孩子！孩子！我的心，你已經不是我的孩子！

你死了，天哪！我的孩子死了。

孩子死了！我甚麼快樂都完了。

勞
(看見他們這樣哭天號地)

喂，靜一靜，你們不想？這樣亂賊並治不了悲痛。

造成這個美麗的女兒，上天跟你都有份；

如今上天整個地有了她，對她豈不更好？

在她身上你那一份，你沒有法子保持不死，

但是上天的那一部份，天就給了她永生。

你所求的不過是讓她一天一天地好，

因為你想，她該進的是天堂。

那麼還哭甚麼？現在她已經

升上了雲端，跟天一樣地高！

哦，這樣愛，你就不是愛你的孩子，

看她已經得到幸福，你們還哭哭啼啼像發瘋。

一個女子活到老才結婚不一定嫁得好；

結婚，死去，都在青春才真是嫁得好。

把你們的眼淚擦乾，把那柔瑪麗花插上這貌美的屍體；

照着一向的習慣，爲她穿上最好的衣裝，抬到教堂。

因為儘管人性是傻的，叫我們哪得不哀慟，
但是管不住的眼淚，理智會笑我們是發瘋。

凱
所有爲着喜事的準備，

現在只好用做喪事的點輟。

歡喜的音樂變成喪鐘，

結婚的酒宴只好用在殯葬。

和穆的禮讚成了無言的哀歌，

隨着屍體的葬埋是新娘的花朵；

一切都變了，變得剛剛相反。

勞
爵爺，你進去吧，——夫人，你也陪他進去，

走吧，霸禮爵爺！

大家都送這美麗的屍體到她的墓墳。

惱怒的上蒼正想降臨與你們不祥，

所以再莫把他的旨意冲撞。

〔凱布與具夫人，霸禮和長老同下。〕

樂師一

我看我們可以把樂器收起來走吧。

奶 嗒，朋友們，收起來吧，你們看得出來，這情形是多慘！

〔奶媽下。〕

樂師一（同情）

是啊！總希望這情形可以補救。

〔比得，那個小丑似的僕人上。〕

比得（誇張地）樂師們，哦，樂師們！來一段「寬寬你的心」（曲名）吧，「寬寬你的心」

吧，哦，你們要叫我活着，就吹一段「寬寬你的心！」

樂師一 爲甚麼要吹「寬寬你的心」？

比得（做出一付悲悲切切的樣子）哦，樂師們，因爲我的心正在唱「好苦啊是我的情」。

哦，給我彈一點快活的調子來安慰安慰我。

樂師一 一個調子也不彈，現在不是彈調子玩樂的時候。

比得 你不肯，那麼？

樂師一 不。

比得（鬥嘴）那我就好好給你們一頓。

樂師一 給我們甚麼？

比得 你放心，不是錢，是給你們一頓臭罵！我要叫你們一聲賣唱的。

樂師一 那我就叫你一聲打雜的。

比得 那我就把我這個打雜的小刀子一刀插在你的頭上。我可不愛你們這種玩笑，我要

「吹」你，我要「打」你。你聽見我沒有？

樂師一（俏皮）又吹又打我還聽不見？

樂師二（奚落）求求你放下你的刀，少拿出一點你的機靈。

比得（反誤會人家要和他鬥智）那你就好好招架一下我這點機靈。我的機靈像鐵，可以

重重打得你直叫，也用不着我的刀。我來考你，你來答（背誦起來）：

「當着悲痛狠狠地傷了人的心，

淒慘的歌調沉沉地壓着人，

於是音樂帶着她的銀子似的聲音——」（忽然）

爲甚麼是「銀子似的聲音」？你說這怎麼講，彈豎琴的大哥？

樂師一 這還用問？自然是因爲銀子的聲音最甜，最好聽。

比得（自負地）好！——那麼，你說呢？（對另外一個，樂師）拉三絃的二哥？

樂師二 我說「銀子似的聲音」是因爲音樂家們探找的是銀子。

比得 也好！那麼你呢？你說，我的琴柱子三哥？

樂師三（啞嘴）我，我不知道怎麼說。

比得（得意）哦，對不起，你只會唱，讓我來替你說吧。「音樂帶着銀子似的聲音」，

那是因爲音樂家都是窮光蛋，沒有金子；——

「於是音樂帶着她的銀子似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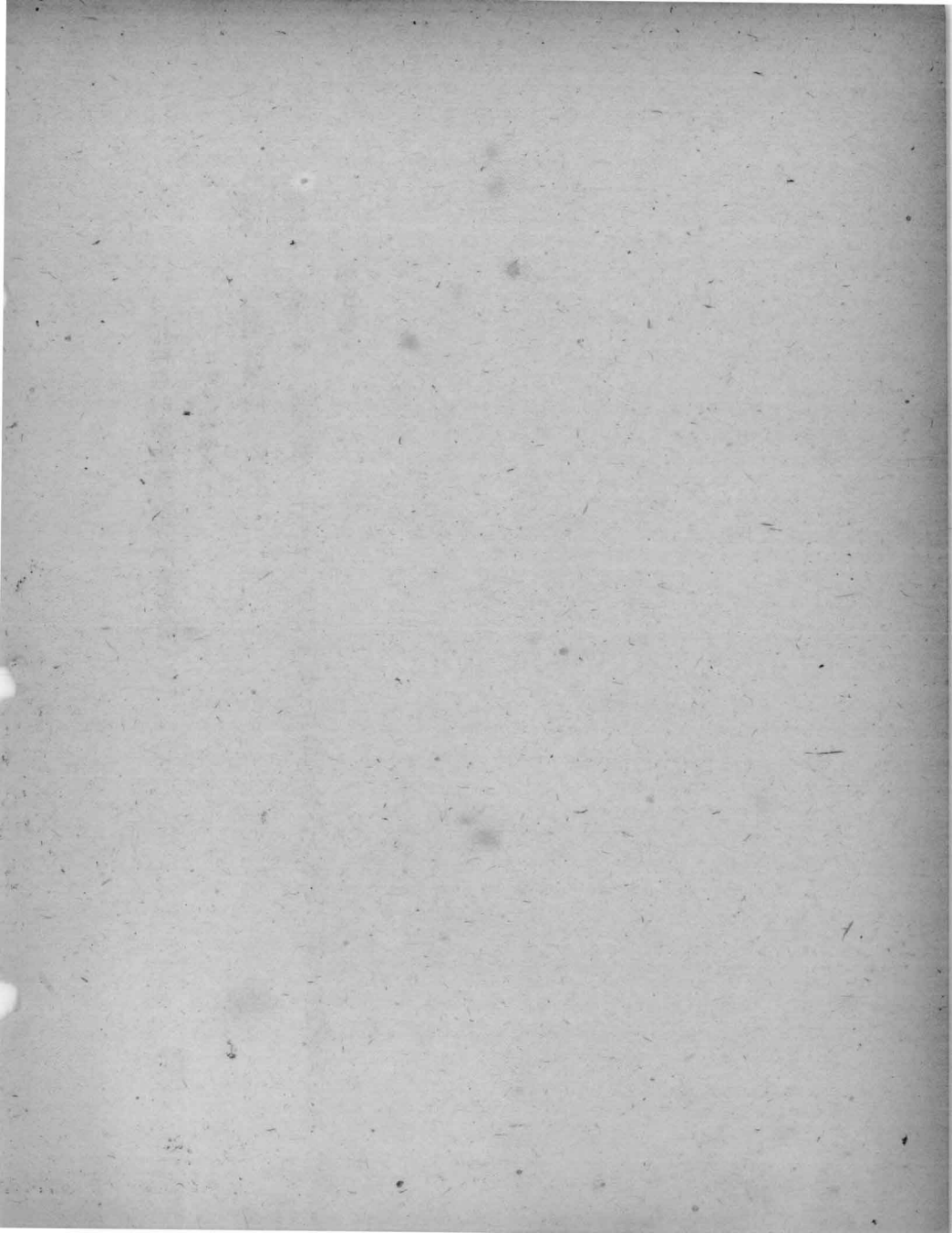
才把你欠的酒賬飯賬趕快來還清。」

〔一陣風似地溜下。〕

樂師一 這個討厭的東西！

樂師二 算了吧，別理他！——來，我們進去；爲着弔喪的人多待一待！我們還可以弄一頓午飯。

〔三人同下。〕



第一景

曼陀城一條街上。

柔蜜歐上。

柔 如果我能相信睡夢中也有動人的真情，

我的夢就是喜事來臨的兆頭。

我胸中輕鬆像君王坐定了寶座，

整天是從來沒有的高興，

我滿心都是快樂的思想，

讓我飛起，活在天堂。

我夢見我的愛來了，看我已經死去，——

多怪的夢，死人也能想！——

變人在我唇上輕輕地吻，好溫暖的春氣！

我醒了，發見我當了皇帝。

啊，舒服！沉醉在愛情裏是多麼甜蜜，
連愛的夢影都充滿了這許多快樂！

〔貝兒穿着遠行衣裝上場。〕

（望見了貝兒。）

啊，梵蘿那來了消息，怎麼樣啊，貝兒？

你是不是從長老那裏給我帶來了信？

我的妻子好不好？我的父親結實不？

我的幽麗葉怎麼樣了？我真再要問一問；

只要是她很好，世間就不會再有壞的消息。

貝兒（候他一串問完了才忍說出）

那麼她算很好，世上不能再有壞的消息。

她的身體睡在凱布的祖墳裏，

她的靈魂不死，已經跟天使們永生。

我親眼瞧見她葬在她祖宗的墳洞，

就立刻趕來告訴你這件事；

哦，原諒我告訴你這個不幸的消息；

你是吩咐過我有甚麼就報告甚麼。

柔
(立刻聽信，急如星火)

就這樣了麼？那麼我還顧甚麼？你這惡毒的運命！

(對貝兒)

你曉得我的住處，把紙墨爲我拿來，

雇上最快的驛馬！今夜我就動身。

貝兒

小主人，我求你，你還是忍耐一下好，

你的臉慘白，氣色也不正，

這是要出事的樣子。

柔 去，你看錯了！

別管我，我叫你做甚麼你就趕快去做。

長老沒有信叫你帶給我麼？

貝兒

沒有，小主人。

柔 沒有甚麼？你去吧，把馬僱好，我立刻就來找你。

〔貝兒下。〕

〔毫無猶疑。〕

那麼幽麗葉，今天夜晚，我要跟你睡在一道了。

讓我先想想甚麼辦法！

〔尋思一下，豁然。〕

哦，禍害的念頭啊，對於不顧一切的人你來得好快！

我記起一個藥舖的窮伙計，他就住附近，

我最近看見他穿着破爛的衣服深深地鎖着眉頭，

挑揀着許多藥草，他的神色那樣憔悴，

逼人的窮苦磨得他只剩下了骨頭。

在他空空的藥舖裏掛着一個烏龜殼，

一個填滿了草的穿山甲，還有一些風乾了的奇怪的魚的皮，

在藥架上七零八散有幾個盒子，

綠色的土罐，上了霉的草種，同豬尿泡，

幾根捆扎藥草的爛麻繩，焙乾了的玫瑰，

就這樣散亂的免強成了一個門面。

看到這樣的貧苦，我當時就對自己說：

如果有人現在需要毒藥，

儘管在曼陀的法律上說：

誰要賣出毒藥就立刻是死，

但是在此地有個可憐的狗，肯把毒藥賣給他。

奇怪，在我還不需要之前這種思想就來在我的心頭。

就是他，這個窮人，會把毒藥賣給我。

（四面望一望，彷彿在尋找）我記得，大概就是那所房子，

今天是假期，這個窮傢伙的鋪子關着門，

喂，嘿，開藥鋪的伙計！

〔藥劑師上。〕

藥劑師

誰這樣高聲地叫？

柔 到這裏來，伙計！我看你很窮，

拿着，這裏有四十塊錢，賣給我一點毒藥。

藥性要這樣快，一會兒就散佈到週身，

厭倦了生命的人吃下去就會立刻死。

人就停止了呼吸，那樣猛，

像最快的火藥，從危險的砲口裏轟出來。

藥劑師

這種利害的毒藥我有，

但是曼陀的法律訂下了誰賣誰就死。

柔 你貧苦得這樣可憐還怕死？

饑餓現在你的臉上，

在你的眼裏活生生露出貧窮和壓迫，

到處向人乞討，到處受人輕蔑，

一點點壓彎了你的背。

這個世界不是你的朋友，法律也不是，

這個世界造的法律並不能叫你富，

所以不要窮，打破了牠，把錢拿去。

藥劑師（囁嚅）

我答應你，並不是我心願，是因為我窮。

柔 我也只是買你的窮，並不想買你的心願。

藥劑師（取出一包毒藥，遞柔）

你把牠放在任何的流質裏喝下去，

即便你有二十個人的力氣，牠也會把你送到天堂裏去。

柔（取出一袋金子交給他）

這是你的錢，在這個可厭的世界裏，

這才是毒藥（意指錢）。牠殺人的靈魂，比你不能賣的毒藥還兇，

是我賣給你毒藥，你並沒有賣給我。

再見了，拿去買吃的吧，好叫你添點肉。

來吧，寶貝（毒藥），你不是毒藥，

跟我一同到幽麗葉的墓墳，
在那裏你就會給我使用。

〔二人同下。〕

第二景

梵蘿那——勞蓮思長老苦修的密室。

約翰長老上。

約翰長老

神聖的長老！弟兄，喂！

〔勞蓮思長老走進。〕

勞
(歡喜)

這聲音一定是約翰長老的聲音。——

歡迎從曼陀來的人！柔蜜歐說些甚麼？

或者他已經寫下來他的意思，就把他的信給我。

約
我找了一個光脚的弟兄，

我們同派的教徒，同我一道，

在這個城裏看一個病人。

誰知城裏的巡邏也到病人那裏，

說我們倆個來到這瘟疫傳染的地方，

就鎖上了門，不讓我們出去，

於是我沒有法子再到曼陀。

勞 那麼誰送了我的信給柔蜜歐？

約 我自己不能送，——（拿出信來）

這就是那信。——

也找不着人把信還給你，

他們都這樣怕傳染。

勞 真不幸，天，這信不是平常的信，

裏面有很重要的事情；

沒有寄到就許惹出危險。

約翰長老，快去，

給我找一根鉄棒，一直拿到我的房間來。

約 噫，弟兄，我就去給你拿來。

〔走下。〕

勞 現在我要一個人到墳洞那裏去，

就在這三點鐘之內美麗的幽麗葉就會醒來，

她一定狠狠責備我，

怪我沒有能把這情形告訴給柔蜜歐。

不過我一定再寫信送到曼陀，

把她藏在我的房裏等柔蜜歐回來。

可憐你只好關在死人的墳墓裏，你這活着的屍骸。

〔勞下。〕

第三景——梵蘿那

夜深，教堂墳場隱約見凱布私人的墓穴，幽靈葉在裏面靜靜地躺着，精禮和小斯拿着鮮花拿着火把上。

精
(對小斯)

把你手裏的火把給我，走開，遠遠地站着。——

不，還是吹熄了好，(小斯弄滅了火把)我不願意被人看見，

你就在那邊紫杉樹下面躺下來，

把耳朵緊貼在窪窪的地上；

墳場的土是鬆的，常常有人挖坑，

地上有了脚步的聲音你一定聽得見，

那你就吹一聲口哨，就是說你聽見有甚麼人來了。

把那花給我，走，照我吩咐你的去做。

小廝（儂白）

在墳場當中一個人真有點怕，
可我也只好咬着牙闖一闖。

〔小廝下。〕

霸（把花理好，走到凱布的墓穴前）

美麗的花啊，（指幽麗葉）在你
這新娘的床上我來散滿了花朵，

——哦，可憐，你現在的帳幕是塵土和石頭——
我要每夜把你的床上洒上香花浸過的水，
要不就洒上嘆息瀟過的眼淚。

爲你我在半夜再來一次葬禮，
在你墳上佈滿了鮮花，再深深地一次哭泣。

〔小廝在外面吹口哨。〕

這口哨報告我說有人來了。

誰這麼討厭，半夜要從這裏走？

阻礙我的弔禮，同真實愛情的表示。

怎麼，（望見，驚訝）拿着火把！黑夜啊，
你先把我藏一藏。

〔霸禮隱退一傍。〕

〔柔蜜歐和貝兒持火把，拿着鐵鋤等上。〕

柔
（對貝兒）

把那鐵鋤和開門的鋤子給我，

你把這封信拿着，天亮，一見早，

你親手交給我的父親。

把火把給我，你小心，好好記着，

無論你聽見甚麼，看見甚麼，你就站在一邊，

我做的事情不要你來干涉。

我下墳裏面去，

固然要看一下我的妻的遺貌，

但是主要是爲着從她的僵死的手上

取下一個珍重的戒指。

這戒指對我將來會有很重大的用處的。

所以沒有別的事，你就走吧。

如果你多心，非要回來

查探我想做些甚麼。

告訴你，我一定把你撕成兩半，

把你的四肢扔在墳場上喂狗。

這時候我的心情又暴躁又猛烈，

比餓虎還要兇狠，比怒海還壓服不住。

貝兒

我一定走，小主人，我不來麻煩你。

柔 那才真是待我好。（拿出一袋錢）把這點拿去，

快快活活地活下去吧！再見，朋友。

貝兒（旁白）

不管他怎麼樣，我先找個地方藏起來，看他弄些甚麼？

〔貝兒退下。〕

柔（走近那墓門口凝望）

墳墓啊，你真是野獸一樣的胃口！

人間最寶貴的，你已經吞吃了，

我要脣開你的齷齪的下巴；

〔他把墓門打開。〕

我恨，我也要變成你的食物來噎死你！

霸

(隱匿着)

這不是那充了軍的柔蜜歐，

那驕橫的小猛泰？他殺死我的愛人的表哥，

聽說就因為這種悲慟這美麗的人兒才痛死。

現在他又來到死屍傍邊，

一定是要對死屍有甚麼不正當的行爲。

我要來教訓教訓他。

(走出)

站住，小猛泰，不要再想那種無法無天的心思！

人死了，你難道還想報復到死人的頭上麼？

流氓，罪犯，這次我要好好地教訓你；

走，乖乖地跟我走，你該死了。

柔 是的，是該死了，所以我才到此地來。

你是世家的好子弟，不要挑弄一個一切都絕了望的人；

離開我，快快走吧，想想這些已經死了的，

他們會做你的警戒。我求你，不要逼我發了瘋，

不要在我頭上又加上一次罪過。

哦，快去吧，我敢說，我現在愛你比愛我自己還深，

因為我來此地是要害我自己。

不要停留，快走，活下去，以後對人講，

一個瘋子也有慈悲心才叫你逃掉。

霸 你不要再向我哀懇，你再說得好聽也不值一個錢，

萬惡的罪犯，就在此地我要教訓你。（拔劍衝出）

柔 （立刻用劍暫時擋住）

你真地要惹我？那麼來吧，（一劍刺過去）朋友！

（二人開始兇險地惡鬥。）

小廝（望見）哦，天，他們打起來了，我得趕快叫守夜的來。

（小廝跑下。）

霸

（突被柔蜜歐刺個正着）

哦，殺死我了！（踉蹌跌倒，望着持劍愕視的柔蜜歐）

如果你真是慈悲的，打開墓門，把我放在幽麗葉傍邊。

〔死去。〕

柔（昏惑）

好，我一定。——（忽然）讓我細看看這個臉！（驚愕）

甚麼，墨故求的親戚，伯爵霸禮！（尋思）

方才我們騎着馬跑，我昏昏沉沉彷彿聽見

我那下人對我說了些甚麼，我沒有留心。

我想他是告訴我霸禮要跟幽麗葉成婚。

他不是這麼說的麼？還是我做着夢？

還是我已經瘋了，聽見他提到幽麗葉，

就以爲有這樣的事情？——（忽然抓着霸禮的手）

哦，讓我們拉一拉手，你跟我都是一樣地不幸！

我要把你埋在一個歡樂的墳裏，

這是墳麼？哦，不，這是光明的的天窗；

因爲幽麗葉睡在裏面，她的光彩

如同華美的筵席把這個墳洞照耀成通明的大廳。

死，你就躺在這裏吧，現在你是被死人埋葬。

（把霸禮放在墳裏裏。）

（臉上顯着一種恬靜的決斷。）

時常有這種情形，人快死的時候，反爾感到突然的快樂，

像電光一閃，叫做迴光返照，（走近幽麗葉的殯床）

哦，我這不是最後的電光一閃？——

(對着幽靈葉) 哦，我的愛！我的愛妻！

死，吸去了你像蜜似的氣息，

却不能毀滅一絲你的美麗。

死征服不了你，美的旗幟依然

在你紅紅的嘴唇跟臉上招展，

死亡在你那裏還沒有打起慘白的標旗。(回頭望見佛暴)

佛暴，是你在那血淋淋的壽衣中躺着麼？

哦，我還能對你怎麼好？當初這隻手斷送你的青春，

如今就用這隻手也把你仇人的青春斷送。

饒恕我吧，表哥！——啊，親愛的幽靈葉，

你爲甚麼依然這樣美？難道死神對你有了愛情？

莫非那怪人，那可怕的骷髏，要把你藏在暗處做他的愛人？

怕的是這樣，我才決心跟你住在一起，

永遠不離開這昏暗的夜宮。

此地，就在此地，我情願跟蛆蟲們

守在一道，爲着他們今後是你的待女。

哦，我要在此地長眠，長遠地休息，

這肉體對這世界真夠厭倦，

不幸的命運從此也可以脫離。

——眼睛啊，你最後再看一眼！（撲在幽靈葉胸前）

手臂啊，你也最後一次擁抱！

這嘴唇，呼吸的雙門，

要你正當當接一次吻，就算蓋了印，（吻幽靈葉）

從此我跟死訂下了無期的合同。

（舉起藥汁）來吧，好苦啊，你這領路的！

真不是滋味呀，是你這指路的人。

你是一個兇險的領海的，

如今帶着這早已厭倦風浪的木船，

筆直地撞上險惡的山岩。

（這裏舉起藥）爲着我的愛！（一飲而盡）

哦，賣藥的人，你沒有騙我，

你的藥性好快！——我就這樣吻了一吻死去。

（柔蜜歐死在幽麗棄傍邊。）

（昏暗中，從墓場的那一端勞蓮思長老提着燈，帶着鉄錘和起東西的鐵槌急急上。）

勞 上天幫我快一點走路吧。（忽然又跌了一跤，感到不祥的兆頭）

真是怪，今天晚上我總在墳上跌跤！（瞥見一個人）誰在那裏？

貝兒（從黑暗中走出來）

是一個朋友，一個十分認識你的人。

勞（看明白）

你呀，上帝保佑！（心慌意亂）

告訴我，好朋友，（指墓中微弱的火光）

那裏是甚麼，浪費了光明，

照着無知的小蟲同沒有眼睛的骷髏？

我看在凱布家的墳裏有了火光。

貝兒

是啊，聖潔的長老，在那裏是你所愛的，

我的小主人。

勞（驚恐）是誰？

貝兒

柔蜜歐。

勞 他來了有多久？

貝 足有半個鐘頭。

勞（心裏慌懼）你跟我一同到墳裏去。

貝 (想去却又胆怯)

我不敢，神父。

我的小主人只當我已經走了，

他吓嚇我，說如果我回來

看他做甚麼，他會殺死我。

勞 那你就在這兒吧，我自己去。(踟躕)

恐懼忽然傳佈到我週身，

哦，我真怕要出甚麼不幸的事情。

貝 (怯弱，閃爍其詞)

我方才睡在這紫杉樹的下面，

我夢見小主人跟另外一個人相打，

我的主人一劍把那個人刺殺。

勞 (低聲) 柔蜜歐！(探索前進)

哎呀，哎呀，這是甚麼血沾染了

墳墓上石頭的進口？

在這靜靜長眠的地方，這是甚麼意義？

血污的鋼刀都變了顏色，被人死棄在地下。

（戰慄走入墳內，一眼望見。）

柔蜜歐，哦，好慘白的臉！——

（暗淡中又模糊地看見一個人。）

還有誰？甚麼，霸禮（語不成聲）也週身浸在血裏？

——啊，多麼殘酷啊，發生這種不湊巧的事情，好傷心！——

（床上微動，回頭）啊，小姐有點轉動了。

幽
（緩緩醒來，望着勞蓮思，感激地）

哦，維護我的長老！我的愛夫在哪裏？

我記得很清楚我應該在甚麼地方醒。

(歎欣)我果然來在這個地方，柔蜜歐在哪裏？

(外面人聲喧囂。

勞
(急忙)

我聽見有人聲。——快，小姐，

趕快離開這死亡，傳染，不祥的長眠的地方，

一種更大的力量，我們無法對抗，

把我們原來的計劃打個粉碎。

走吧，趕快走，你的丈夫躺在你的胸口上已經死去，

霸禮也死了，來，我把你放在修道院做尼姑吧，

(人聲更近，更慌張。

你不要再問，因為守夜的就要來了。

來：快跟我來，可憐的幽麗葉，我不能再在此地久留。

[勞匆匆下場。

幽 (坐起，閃電一般的決定)

走，你去吧，因為我不走的。——

這是甚麼？我的愛的手裏緊緊拿着一個瓶子？

那麼毒藥，我看是他短命的原故。

(窺視) 哦，你好吝嗇啊，喝得乾乾淨淨，

不留下一點溫情幫着我，好緊跟着你？

我要親一親你的嘴唇，

或者那毒藥在你唇上還留下一點點，

叫我也能吃了這仙藥死去。

[親吻柔蜜歐。]

你的嘴唇好溫暖！

守夜人

(在外面) 領路，快點，哪一條路？

幽 怎麼，就要來人？那我就爽快一點。

(瞥見) 哦，七首，你來得正好！

(攫取柔蜜歐身上的七首。)

這才是你藏身的地方！

(刺入心坎。)

讓你(意指七首)休息，讓我死！

(倒在柔蜜歐身上死去。)

(守夜的人們跟着霸禮的小廝急上。)

小廝

(指着) 就是這個地方，就在這個地方點着火把。

守夜人一

地上鮮血淋淋，快去搜索墳場的四週，

你們去幾個人，遇見了誰，就把他抓住。

(有幾個守夜的走下。)

好凄慘的景象！伯爵被人殺了，躺在地上；

幽麗葉流着血(用手探一探)人還是溫的，剛剛死。

（詫異）可兩天以前我們已經把她埋葬。——

（對其餘的守夜人）去，趕快報告大公

（對另外一個）你跑去找凱布，

（又對一人）你快把猛泰他們叫醒；

（對其餘的）此外的人繼續搜！

（又走下一批守夜的人。

出事的地方我們都看見，

但是查不出詳細的情形，

我們還是辯不清這種災禍的真正的的原因。

（一兩個守夜的押着貝兒走進。

守夜人二

這是柔蜜歐的下人；我們在墳場上把他找着。

守夜人一

把他扣住，等大公來到此地發落。

〔另有守夜人領着勞蓮思長老上。〕

守夜人三

我們遇見這個僧人的時候，

他正在哭，唉聲嘆氣，週身發抖。

我們看見他從墳場這面走過來，

就把這鋤子，鏟子從他手裏拿走。

守夜人一

這是很大的嫌疑犯；把這個和尚也押住。

〔大公和他的侍從們上。〕

大公

這樣大早出了甚麼不幸的事

把我從清晨的安眠中叫醒？

〔街頭人聲嘈雜。凱布，凱布夫人和其他人等上。〕

凱 有了甚麼事？他們在外面的這樣叫喊？

凱布夫人

滿街的人喊着「柔蜜歐」，

有的喊「幽麗葉」，有的叫「霸禮」，

大家高聲喊叫，向着我們的祖墳這邊跑。

大公
（諦聽）

這是甚麼聲音，喊得這樣可怕？出了甚麼事情？

守夜人

大公，躺在地下被人害了的是霸禮爵爺。

柔蜜歐死了，幽麗葉早已死去的，

身上還是暖暖的，像剛剛殺死。

大公

派人找，到處搜，查查到底這兇惡的謀殺是怎麼來的。

守夜人——

我們抓了一個和尚同死了的柔蜜歐的下人，

他們手裏有傢伙，打得開死人的墳墓。

凱
(巡視)

哦，天！——哦，夫人，快來看，我們的女兒流了多少血！

這匕首插錯了地方，怎麼猛泰的背上還是好好的，

偏偏錯放在我女兒的胸裏！

凱布夫人

哦，天！死的死，亡的亡，這景象是我的喪鐘，

警告我已經衰老，離墳墓不遠。

(猛泰和其他人等急上。)

大公

來，猛泰，你起來得早，

正看見你的兒子同承繼人更早地跌倒。

猛

(痛苦)

哎！我的主君，我的妻子昨天夜裏已經死了，

自從我的兒子充了軍，悲痛活活地把她磨得斷了氣。

還有甚麼更大的災難來苦我，

看我自己已經到了衰老的年紀。

大公

(指)

看一看，你就知道。

猛

(驚視，半晌，才哭出聲來)

哦，你這不孝的孩子！這怎麼講，

你怎麼走在父親前面，先進了墓墳？

大公

你們暫時先不要哭號，

等我把這個糊塗的案情查明，

弄清楚這源源本本，如何才鬧成這樣的不幸。

那麼我再做你們這災難的裁判，

甚至於判下你們死刑。

目前先忍一忍，在惡運當中只有叫忍耐

做一做你們的主人。——

好，先把那些嫌疑犯傳來。

勞
(站出來)

我嫌疑最大，却也最不能夠把這慘案解救；

這可怕殺死人的地點同時間，都對我不利，

我也最該受人懷疑，

我站在此地面控告我自己，

請求定罪，一面洗刷這點嫌疑，寬恕我自己。

大公

那麼就快說這件事情，你究竟知道了多少。

勞 讓我簡簡單單講，我這短短的生命，

恐怕連一個冗長的故事都不許我說盡。

那裏死了的柔蜜歐是幽麗葉的丈夫，

在一傍死了的是柔蜜歐忠誠的愛妻，

我把他們結合在一道，他們私自結婚的那一天，

悌暴也就在那一天死去，這樣才把

剛剛結婚的新郎從這城裏驅逐。

爲了她的丈夫幽麗葉才真哀慟，並不是爲了悌暴。

(對凱布)你想減少她的悲哀，給她訂婚，硬逼她嫁給霸禮，

於是她才找到我，那時的神色簡直要瘋狂，

求我設法避免這第二次的結婚，

不然她在我的房裏殺死自己。

我平素的工作叫我想起給她一種睡眠的奇藥，

那藥果然生了我所想的功效。

因爲這藥發散了就使她看着像死去一樣，

同時我寫信給柔蜜歐，叫他趕快在昨天夜晚來到此地，

把她從暫時借住的墳墓中領走，

我算着到了那時，那藥性剛剛散完。

但是給我送信的約翰長老爲着一種意外，

被人扣留，昨天夜裏才把我的信退回。

於是我只好一個人等到她快醒的時候，

到了凱布的祖墳裏想把她帶走，

原想把她藏在我的房裏，

等到方便的時候好把她送交柔蜜歐。

但是待我來時，在她還沒有清醒的前幾分鐘，
霸禮同柔蜜歐已經在此地死掉。

她醒了，我就勸她出來，耐心忍受上天的旨意。

可想不到人聲嘈嘈，把我從墳墓中嚇跑。

而她真是不顧一切簡直不肯跟我同走，

(緩緩)以後看起來像她自己殺了自己。

這是我所知道的。這件婚事她的奶媽知曉，

如果在這次事情是因爲我的過失出了甚麼大錯，

讓我這條老命在未終天年之前先去贖罪，

我情願受最嚴厲的法律的處分。

大公

我們始終把你看成一個聖潔的好人。——

柔蜜歐的下人呢？看他對這件事怎樣說？

貝兒 (站出來)

我帶給小主人幽麗葉死了的消息。

於是我們就騎着快馬從曼陀來到這個地方，

到這個墳墓。(拿出一封信)

這封信他叫我一見早就交給他的父親，

他自己就走進墓洞，並且恐嚇我，

如果我不放下他走開，他就把我弄死。

大公

把信交給我！(接下信)我要看一看——

那個伯爵的下人，那個把守夜的叫來了，他在哪裏？

(小廝走出來。)

啊，爲甚麼你的主人來到這個地方？

小廝

他來是爲着給他的小姐墳上獻花；

吩咐我站開，我就站開。

立刻來了一個人提着燈打開墳洞；

一會兒我的主人就跟這個人鬥起了劍，

我就趕緊跑去把守夜的叫來。

大公
(看完了信)

這封信證明了這位長老說的話，

這一雙情人如何愛，同幽麗葉死了的消息如何傳到他的耳裏。

在這裏，他寫着他是從一個窮苦的藥劑師

買了毒藥，就帶着到這個墳洞裏去死，

預備跟幽麗葉永遠睡在一起。

(尋找) 這兩個對頭在哪裏？

(望見凱布) 凱布！(猛泰站在一旁) 猛泰！

看看上天爲着你們的恨怎麼責罰你們，

他用你們兒女的愛來殺死你們的兒女；
而我，只爲了我在你們的仇恨中偷看了一眼，
我也死了兩個親人！大家都受了懲罰了。

凱

（痛切，伸出手、

哦，猛泰，我的弟兄，給我你的手吧！
和好才是我女兒嫁過門應得的產業，
我不能再向你要別的。

猛

（不覺也握着他的手）

但是我還能多給你一點！
因爲我要用黃金鑄成她的立像，
當着世界還知道我們的城叫做梵羅那，
萬方都來讚揚，再差的人兒也比不上
忠誠真實的幽麗葉的金像。

凱 哦，柔蜜歐也要金裝，

要他一樣的富麗，睡在幽麗葉的身傍。

（凄惻）哦，可憐的犧牲！

猛 （低頭）

只爲着我們兩個人的仇恨。

（天色大明。）

大公

這清晨帶來了陰鬱的和平，

太陽也難過，不肯露出他的臉。

走吧，再回去談談這悲哀的事情，

有的可以得到寬免，有的就要究辦。

人間的故事不能比這個更悲慘，

像幽麗葉和她的柔蜜歐所受的災患。